

小品文彙刊
建國叢書之二

杏林手

仲山

日知餘錄

日知錄目錄

前言——先說幾句	天	池	一
學術自由	未	央	二
希望	鵝	存	三
個人不是機械的細胞	天	池	四
天堂	鵝	存	六
自由的追求	未	央	七
越級躍進	天	池	八
鏡子	鵝	存	九
衆生相	鵝	存	〇
空虛概念的失敗	天	池	一
幕	鵝	存	二
奕棋	天	池	三
春節	鵝	存	四
法律與勢力	鵝	存	六
雅和俗	鵝	存	七
安靜的忍耐	天	池	八

目

錄

孽口孖與制憲家	線存	一九
緬懷故都	線存	二〇
「如此天堂」	線存	二三
甘地之死	天池	二三
如夢的人生	憩存	二五
偶然	憩存	二六
聖論科學	憩存	二八
我的「天問」	憩存	二九
好與常	莊炎	三〇
恬靜的死	憩存	三一
痛苦量	憩存	三二
美國精神	莊炎	三五
治政的投機	罕因	三六
同情	憩存	三八
靈肉兩型	莊炎	三九
馬虎和澈底	莊炎	四一
輻轆劫	莊炎	四二
黃花節	莊炎	四四

政制動價偉	憩存	四五
天行	莊炎	四七
「人民」與「解放」	莊炎	四八
「人民！人民！」	莊炎	五〇
缺的解放	莊炎	五一
自學感	憩存	五三
我選擇自由	莊炎	五四
齊一律的濫用	憩存	五六
題龍椅	莊炎	五七
舟和水	憩存	五九
暗無天日的人生	莊炎	六〇
拍拉對西	莊炎	六一
機械人	憩存	六三
「五四」的回憶	憩存	六五
一幕現實的活劇	莊炎	六六
人性與科學	憩存	六八
科玄之戰	莊炎	六九
假借名義	憩存	七一

人性的羣曲	莊炎	七二
北京人的遺囑	顧存	七四
「鮑」法「兩派考」	莊炎	七五
民族的自信	莊炎	七七
魔星	莊炎	七八
愛與恨	顧存	八〇
自由的爭取	寧因	八二
神性的獸性	莊炎	八三
一位老北京的話	莊炎	八五
文明與野蠻	顧存	八六
神樂斯托爾之死	莊炎	八八
人與事	莊炎	八九
女人的配給	顧濟	九一
前進和落伍	顧存	九二
中國的狄托	莊炎	九四

日知錄

前言——先說幾句

清初，顧亭林先生著『日知錄』，凡三十二卷，是他每天讀書有得的割記，以前後凡三十年的精力，累積而成的。故能博通貫，鉤玄發微，爲千古不朽之傑作。我們從今天起，每日發刊『日知錄』一小段，自不敢妄擬前賢，續貂狗尾，其目的不過就每天所見所聞，所知所感，以簡短的筆墨，閒適的態度，對家庭社會，以至對國家世界，對學術人生，以至對思想信仰，自由發抒我們的懷抱，舒展我們的性靈。

我們不帶任何有色的眼鏡，假如說是帶的話，那就是我們都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自然不致離開我們的思想與立場。我們不受任何外鑠的束縛，假如說是受的話，那就是我們都是中華民國的國民，自然不會離開我們國家民族的利益，去說些不著邊際，甚致背道而馳的話。

我們共有七八個人，每天輪流着寫，各人所學不同，當然所注意的方面也不一樣，惟其不一樣，才能照顧到各種不同的現象與問題；同時更希望我們自己的步調於不整齊中而不流於紛亂，倘能日積月累，一點一滴，有形無形的自成蹊徑，那更是我們所企盼的。（卅七年十二月廿七日）



學術自由

未央

宇宙到底是有意志的，還是無目的的？這個問題經過無數的哲學大師鬧了幾千年筆墨官司，此起彼落，到如今，仍然無完滿的解決。

兩方面爲着方便起見，最後付托於『信仰』。信仰宇宙是有意志的，於是發展到性靈宗教方面去。信仰宇宙是無目的的，於是發展到機械唯物論方面去。各適其適，自成壁壘，暫且都找到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而已。

但人們對於宗教，已盡量批判，硬把牠變成爲迷信的東西，而唯物論之類的書籍，則認爲是最時髦的裝飾品，稍爲識得幾個字的人，書桌上即放着幾本新哲學大綱，唯物史觀淺說等書，不特可以表示思想的新穎，而幾千年懸而未決的問題，好像都得到正確的解決了！因爲這樣，引起許多人懷疑而慨歎大學裏哲學系的師生們窮年累月，孳孳兀兀的學些什麼呢！

機械唯物論者，把人類的歷史文化，一鈎鈎消，最好能把人類看做無機物質，任意安排，以改變宇宙，改造人生。扮演這些把戲的人，手中托着『人類解放』『以民爲主』的政治招牌，口裏還嚷着『學術自由』的口號，有誰知道他骨子裏也不過是藏着一種武斷而迷信的假藥呢！（十二月廿三日）

希望

戀存

英國文學家史梯文孫有言：『希望之於人生，是無往而不存在的』，祇要一息尚存，依然可作明天勝似今天的希冀，人類也就憑仗着這一點子的精神上的慰安，糊糊塗塗的挨過『生、老、病、死』的諸般痛苦，馬馬虎虎打發掉他的幾十載光陰。

曾經有人却說：『希望原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正如路一樣，世上本來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其實它的妙處，就在乎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祇要人人都向那裏走，它便自然會從無生有——我們的現實世界裏不是明明有柏油大道嗎？

美國的實用主義者詹姆斯說：『人是為感覺而生，不是為知覺而生的。』這真是一語道破人生真諦的至理名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二千年前的莊生早已替我們揭開了『知』的蔽障。反正過去的都是悔恨，現在的全都是悵惘，只有將來，雖說是空虛，但因為它還未曾具體表現於我們眼前的緣故，正好幻造空中的樓閣，隨所感而刻畫成形，當黃粱未熟之前，恰可作聊以自娛之計。就算是捕風捉影罷，當其專心致志於一捕一捉之頃，在感覺上要已怡然自適，也算是得所寄托，可以安身立命矣。空虛乎？人生又有那一樣是顛撲不破的？人世上又有那一個是不壞的金剛？

聽說上古的王者之民，熙熙皞皞，含餽而嬉，鼓腹而游，在那時當然不省得甚麼叫作希望，這正如至人無夢，我們都不是至人，對於此種境界，亦只有贊嘆其可望而不可即耳。（十二月卅一日）

個人不是機械的細胞

天池

西洋歷史哲學家司班格勒(O. Spengler)和唐比(A. J. Toynbee)著作等身，名滿天下。他們把各民族的文化看成有生命的機體，故任何文化進展的歷程，均不免「生」「成」「壞」「滅」四個階段。照他們的理論，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是如此，連東方的印度和中國亦復如此。即使還在掙扎圖存，然而日薄西山，過去的光榮是一去不可復返的！

唐比說到中國的社會，是「在硬化中苟延殘喘，與埃及社會在同樣狀態間掙扎餘生」；唯一而暫時的強心針，「似可能以西方文化的壓力，使這硬化的社會感受電的刺激，成爲生死關頭一種新的壽命延長」，其結果亦不過迴光返照，像人一樣最後是難免一死的。

這種坐以待斃的悲觀論調，不獨把發明紙張印刷羅盤火藥等有功於世的黃帝子孫變成了死刑的囚徒；同時司氏所著西方的沒落一書，還要證明他們的祖國法、英、德的光榮時代也已踏上希臘羅馬的衰亡舊路，而祇有一向野蠻毫無貢獻的斯拉夫文化，尙待抬頭。這種武斷的見解未必與蘇俄當招牌掛着的唯物史觀相符

會，然却博得蘇俄學者的歡迎。一般人認野心家史達林是實利主義者；其實，蘇俄的學者也都陷於民族的實利主義者了。

照我們看來，一個民族和一個單獨有機體是不相同的。民族組成的最後單位是個人，有機體組成的最後單位是細胞。十九世紀末期的社會學家斯賓塞認為個人之在社會有如細胞之在有機體一樣。其實個人在民族社會中，除生理的暫存與遺傳之外，還有無限的獨立自由之精神創造力，絕非有機體之細胞可比。個人的政治經濟藝術教育等活動是自發自足的，當然遠勝於機械被動的細胞。單獨有機體的無數細胞裏不會產生不世間的孔子，釋迦牟尼和耶穌基督；也不會產生特異的羅素和愛因斯坦。司唐二氏的論據，完全祖述斯賓塞的陳腐學說而來，同時又穿鑿古希臘羅馬衰亡的偶然史跡，當作永恆的法則，以灰天下志士之心，這是一種殘忍武斷的行爲。假如說馬列主義是洪水，則司唐學說是猛獸。（三十八年一月三日）

天堂

懋存

凡是宗教家都注全力於死後的永久世界的準備，這個世界或叫天國，或叫天堂，或叫極樂園，其涵義都是一樣，無非說人到那裏之後，便永久快樂罷了。可是你如追問是怎樣的快樂，他們便不容易向你作具體的，字眼的描寫，至多只說些『黃金鋪地，白玉欄杆』一類話而已。

設想就是在我們這個世界裏，把你關進一個那樣的處所去，所有人世上的諸般『邪欲』如飲食男女以及煙酒嗜好之類，統統肅清，光叫你悶坐在那裏去過度無斷續，無起止的悠悠歲月——到那時也無所謂歲月了，只是永久綿延下去的時間——你將會作如何感想呢？我敢担保，你將會像關着門去清心養性三日後的隋煬帝那樣，脫身跑出而忽然大呼曰：『如此生活，便活百歲，有何佳趣？』像這樣的天堂，對現代的人實在沒有多大的吸引力，此近代信教的人之所由愈弄愈少也。

到是釋迦佛所說的免除人世痛苦，比較深入人心。會有這樣的一段故事：一個最誠實的人升到天堂，神安慰他說：『你在人世受盡欺侮，如今你可以要甚麼有甚麼了。』那人惶惑地說道：『怕沒有那麼好的事罷，如真有的話，我祇想每天能夠得到四五片麵包，最好能夠夾上一點兒甜醬。』

從此可見天堂早已存在於人世上，只可惜還沒有做到人人都能進去而已。所以我個人頗以為一般已經有機會在這個人世天堂裏過了半輩子的人，其實倒應該降入人間地獄去觀光一下，這至少可以讓他們明白沒有東西塞進胃裏時的滋味是怎麼樣的。（一月四日）

自由的追求

未央

我們採用公曆紀元已有卅八年的日子了，但舊曆在農村裏和都市中的大多數市民仍然使用着，而且支配着日常生活。這當然由於政府不用極權方式，不用那「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絕對限制的緣故；但也可以說，由於我們民族秉賦自由之天性，而不慣於被拘束的表示。

這些生活方式之自由，我們從來習而不察，不覺得寶貴。更由於現狀之不安，尤其是青年們，無論在言語，在詩歌，在壁報，常常幻想着「西方極樂世界」以為在那裏可以享受極度的自由。但現在的事實，足夠證明了那種所謂「自由境界」，不過是迷人的魔窟罷了。許多半言起行的青年，受不了魔窟裏那種機械化公式化的刻板生活，無情緒無人性的生涯，只好拖着那僅剩的皮黃骨瘦的軀體，偷偷的逃回他的出發地。

至於叫做被自由化的所謂「解放區」成千成萬的人羣，掉頭不顧地離開他們的田園廬墓，甘心過着流浪生活，還不是為着自由之可貴麼？

青年們！數千年來，除了外族侵略的時期，我們中華民族住慣了自由空氣的環境裏，如魚游江湖是不自知的，你們張開聰明的眼睛向着陰森森冷冰冰的西伯利亞和烏拉山脚注視吧，那裏可以搜索出暗探們監視着的無數囚徒！（一月八日）

越級躍進

天池

二十世紀初年，够資格發生無產階級革命的祇有英美德法等國，却都安靜無事；而號稱發生這種革命的，卻偏偏是工業落後的沙俄。假使沒有曠日持久的大戰，而沙俄的政治不如此腐敗，則列寧和托羅斯基之流是無從發動這次革命的。不過，革命的動力完全不是無產階級（馬克斯專指機器工人），而是知識份子領導下的海陸軍同叛變，這決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革命。

革命的意義在於縮短進化的時間，以急驟的人力，推動國家社會越級躍進，以適應新的環境；其目的，在改變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方式。至於流血與否，不是必要的條件。你們看，工業革命是一種真正的革命，又何嘗流血呢？

現在原子能的秘密已經微穿了，牠的廣大無邊的力量，不是任何資本家或國家所能私有，牠的應用和管理，必然是世界化的。牠將高度改變世界上任何角落的政治，經濟，和一切文化生活；牠將摧毀目前勞資階級的界線，進而摧毀國家的畛域；牠將挾持着這個殘破的世界，超越不必要的無產階級革命而躍進原子能的時代！（一月十日）

鏡子

總序

英國名小說家沙克萊曾經這樣寫過：「人生是一面鏡子：你如向它皺起眉頭，它便要還你個愁眉深鎖；你若對它莞爾而笑，它也就會回報你以愉快的笑容。這也便是佛經上說的，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所不同的，佛書說是報在來生，而沙氏所說卻是「如响斯應」的現世現報而已。

然而美國名小說家歐亨利却說：「人生是由微笑，噙泣和眼淚所織成，而眼淚最佔優勢。」到了眼淚如泉空湧而出的時候，你還能保持住你的微笑麼？

古往今來的許多事業場中人都喜歡教人去以精神支配物質，以主觀制勝客觀。這便是胡老博士所最喜歡引用的荀子裏的「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那句名言的涵義。不過說起來似乎很輕鬆，實行起來，却沒有幾個人能够不碰到頭破血流——除了中過馬票大獎的幸運兒以外。

古人不是有過「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的話麼？美國近十年來風行一時的密歇爾女士的名著「隨風而逝」包涵着許多人生哲學的真情妙諦，其中有一句話說：「人生並沒有義務要呈獻我們以我們意想中所期望的東西，我們也祇好拿現成降臨到我們身上的事物來自慰自娛。」這恰好是我們數千年來世代相傳的「隨遇而安」的學說，你可以拿現代的功利主義的眼光去菲薄它含有苟安偷惰的成份，但你總不能否認它是一種很聰明的處世哲學。

由是觀之，你要稱人生為一面鏡子，當然可以，不過這面鏡子很奇怪，不是由原形產生影子，而是反過來由影子操縱着原形——要你哭，要你笑，有時候甚至於要你啼笑皆非，正如遊戲場的哈哈鏡一樣。一切與筆者生活於同一時代裏的人，大概都會和筆者「相視而笑，莫逆於心」吧。好神奇的鏡子啊！（一月十二日）

衆生相

懸存

相傳康熙皇帝在金山寺上俯瞰萬橋雲集，來往如梭，不禁喟然長嘆曰：「這些人南來北往，究竟爲的甚麼？」站在他旁邊的大方丈很機靈地答道：「無非爲名利兩字」。康熙帝聞言，大加稱賞，嘆爲言簡而意賅。當時這位正在把全副精神貫注於「接駕」大事，而忙到忘記了誦經拜佛的大和尚，也許自命是人世間唯一能够跳過這兩字關頭的人。祇可惜汪中秀才在那時還未出世，不能跑來對他大喝一聲：「和尚如此頹忙，何不出了家？」

其實和尚的話還祇說對了一半。莊子不云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在近代的「叔季之世」情願自安於爲賓地位的僂角兒，似乎真要像鳳毛麟角一般的稀罕，於是乎關心世運的大人先生們便祇好大嘆其「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了。

如此說來，方今二十多億的芸芸學生，上至成功湖畔的國際大賓，下至海珠橋邊的販夫走卒，一天奔忙到晚，絲無非爲了孟子對梁惠王所說的「王何必曰」那玩藝了。失敬得很，祇此便是咱們這些自進尊號爲「萬物之靈」的地球主宰的本來面目，一點也不多，一點也不少。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你知道這「幾希」所在麼？有人說是在乎人會冒着生命的危險去「軋黃金」，而最有靈性的狼狗也不會對燦爛的金光多看一眼，然而到了糟餅吃光的當兒，在人類社會中，也竟然會有拿三十兩黃金換不來一碗飯的事例。於是乎這萬物之靈的尊號也只好暫時收將起來，而還原到連這「一點兒的「幾希」也保持不住的「真如本相」了。

老子說：「吾之大患，在乎有身」。爲說理準確起見，最好把「身」字改爲「口」字。然而此理祇可爲多數平民道，難與搢紳先生言，蓋以此輩腸胃中經常積有未消化的肥魚大肉故也。（一月十六日）

空虛概念的失敗

天池

我們不否認英雄在歷史上某一個空閒和某一個時間的價值，因為他很機警的透視大多數民衆生活上的要求，而又很果斷的領導着民衆爲實現這種要求而奮鬥。

然而英雄心理發展到極點時，往往忘其所以，而趨於空虛的概念。曾國藩的「原才」說「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接着說：「一二人之心向義，則衆與之赴義」。目前這種見解，在社會上居於領導地位的人用以自勉則可，要民衆也得兌現，恐怕辦不到吧？

舉例說，近年有兩種志在移風易俗的運動：一是新生活，其中心思想和目標是建築在禮義廉恥四個舊概念的實踐。全國上下，用了不少的心血，民衆的生活究竟有否受到影響呢？一是中央訓練團和各省仿行的訓練機構。想於兩三個月或半年內在優美安靜的環境裏予受訓者以綜合的教育，希望來自各種不同機關的人員出團以後，身心改變，面目一新。却完全沒有想到大社會像洪爐一般的力量，更沒有照顧到受訓者各自不同而牢不可破的思想和習慣。這種捨本逐末的做法，除去去無法估計的金錢與勞力外，會產生任何的奇蹟嗎？我們認爲民衆良好的思想行爲風俗習慣完全建立在良好的生活條件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二人之心裏，先進國家民衆的「守時」，「迅速」，「整齊」，「清潔」等等美德，大約都是由於工業發達，交通進步，在比較科學化的環境裏，這變成生存的必需條件，不是硬生生的空虛概念可以奏效的。（一月十七日）

幕

總序

幕之爲用，在乎掩蔽，總是幕後有許多見不得人的惡相醜相，纔用得着它來遮掩外人的眼睛，此外就是變戲法的江湖術士口中所拿來當作咒語一般念的「無髒無扇，神仙難變」利用它爲欺瞞觀衆的工具，如戰場上的煙幕，也正屬於這一類。

通常的幕大都是用布帛做成的，質料不十分堅牢，有時無意中穿破一個小孔，便很容易洩漏春光，使戲台前面的看官們窺破了後台的雜亂穢褻的情狀。要想把前後台——或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分隔得更加嚴密可靠，這個幕便非另找其他更堅固的材料來做不可：此今日世界政治舞台上之所以崇尚鐵幕也。

近來很有些時勢觀察家以爲掌握着這重鐵幕的樞紐的克里姆林宮主人，既然口口聲聲，把人家的東西批駁得一文不值，而極口誇耀鐵幕以內的世界是怎麼樣快樂和自由，那末，他何不索性將這層隔開兩個世界的障幕暫時打開一下，讓幕子外邊的人都有機會瞥見他的袖裡乾坤，壺中日月：這不是最有力量的宣傳廣告麼？何必再費那許多的口舌去和幕外人打這無休無止的筆墨官司？

說這些話的人，似乎真有點天真得太可以，如果後台是可以暴露給人看的，又何必平空張上這重幕？西洋鏡如果拆穿，還能騙到小孩子手裏的銅板嗎？妙就妙在幕由鐵造，不易刺穿，站在台前觀衆說話的人，當然不妨信口開河，把裡面的奇情壯采摘摹得出神入化，反正沒有機會給你伸進頭去賞鑑一下。等到你受够了催眠，毅然把全身投進幕內去之時，你就算從此進入鬼門關，一去不回頭，自然再找不到機會來把個中消息傳逆給世人聽了。

幕之爲用大矣哉！（一月廿二日）

弈棋

天池

老杜曾經很感慨地有一句詩說：「開道長安似奕棋」，這大約指的是政治上的「遊戲」，「變幻」，和「戰爭」三種性質吧？

有人說：「整個人生本來是遊戲，又何況政治呢？」他們把世界看作一座大戲台，裡面有各色各樣的腳色，同時也得有遠遠近近，老老小小的廣大觀眾。台上的人演得成功的時候，往往把台下觀眾的喜怒哀樂混成一片。因此演曹操或秦檜一類的腳色常常會當真的挨打；演士林祭塔的白娘娘會博取觀眾無數的眼淚。以演戲為職業的人，像譚愈培梅蘭芳之流大名鼎鼎的，最初也不過搖旗吶喊或在天橋搭湊，每天賺到一角幾分誰料到他們日後的煊赫？政治舞台亦復如此，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當小錄事的時候，忙着登記書目，不過僅謀一飽，又有誰曉得他現在撥甲數百萬，威展京畿，叱咤風雲，途人側目呢？這活像是在演戲。北平老鄭王府戲台上有一對極可愛的集句聯語：「古往今來只如此，澹粧濃抹總相宜！」

講到變幻，孔子有一句情感很豐富的話：「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希臘的哲學家也說：「濯足長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宋代的蘇軾受釋氏的影響，說得更緊張，「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萬事萬物，無時無刻都在現實世界裏變幻無窮，政治是人類一種複雜的行爲，當然不會有例外。問題是在於：物質世界盲目的力量將支配人類的意志呢？還是人類的意志將支配物質世界向着真善美的路上走呢？武斷而絕對的思想和獨裁而殘忍的制度，將支配人類的生活方式呢，還是千百年來人類文化的結晶如自由、

民主、無所恐懼，不虞匱乏的思想，將支配人類的生活方式呢？

至於戰爭，已經被人類咒罵了幾千年，誰都知道戰爭是罪惡，然而戰爭畢竟是存在的。德國的戰畧大家勞斯微支說：「戰爭是政治的延長」換言之，政治到了盡頭的時候，就以戰爭來達到政治的目的。然而一場戰爭的結果，往往又是第二場戰爭的開端，人類政治的目的，在歷史的過程中往往被戰場上的硝煙彈雨所埋沒，所悶死。那個時代，那場戰爭都不抬出政治的招牌呢？現代的招牌是越來越大了，目前整個世界已逼近一場空前的大搏殺，是撒旦與耶和華的決鬥！

老杜以弈喻政，我則錄王荊公七絕「棋」一首以抒我憂：莫將戰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軍分黑白，一秤何處有虧成！」（一月廿四日）

春節

懋存

爲了要和世界上的文明國家取一致的紀時制度而改行陽曆，這是合理的；爲了維持民衆傳統的歲時伏臘的習慣而定夏正的歲首爲春節，也是同樣合理的。我們不贊同因爲有了新曆新年而取消舊曆新年，也正如我們不贊同因爲有此春節而取消陽曆元旦一樣。

我們這個世界上本來住着兩種人；一種人是吃得腰圓背厚，一年到晚，因爲無事可爲而悶得發慌，長日只在計劃着如何消遣這無聊歲月；另一種人則一天到晚只爲填不飽肚子而發愁恨不得把睡覺的時間都全部應

用於餬口謀生的工作上，以免他自己和他的家人有輾轉乎溝壑之懼。這兩類人的差別，差不多是與生俱生的，生來屬於那一類，使永久是那一類；如果有中途改變的，那大概祇有從前者變爲後者——如一手蕩盡先人產業的二世祖之流——如果生而屬於後一類的人要想變成前一類，那恐怕比白日昇天還要困難些。

幸而有這個每年一度的春節，還能够讓後一類的人偶然也獲得短期間的機會，去嘗一嘗前一類人的生活優游閑適的滋味。試看這三五日間，滿街上的紅男綠女，頭髮理得光溜溜的，一手拿着香煙，一手剝着瓜子，還有些牽着三兩個五光十色的汽球，以十二分悠然自得的態度，在熱鬧的市場上擠來擠去，那一個不活像一位氣派十足的公子哥兒和千金小姐？

此外還有些學徒們，臉上的油污還沒有洗乾淨，也穿上一套簇新的土布衫袴，大家把師傅賞賜的一點錢湊集起來租賃一輛自行車，輪流地踏來踏去。你也許會笑他們一年到晚，忙得昏天黑地的，如今有了休息的機會，却反而不去好好地將息一下，偏要花錢費力去踏自行車。而他們坐在車上繞來繞去的當兒，其洋洋得意的快感，恐怕不會稍次於詩人高適在金榜挂名時所怡然高詠的「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一年間祇有這三兩天的日子，可以隨心所願，爲所欲爲，正所謂其得之愈艱，其味彌永，此中的真樂趣，決不是一年到晚，吃飽了飯，只愁無法消遣這悠悠歲月的前一等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哲學家們如想研究人生意義的問題，最好多注意一點這當前的實例。（二月二日）

法律與勢力

懋存

在人類的社會中，法律與勢力是勢不兩立的死冤家，而文明國家的法治精神，就寄托在以法律規範勢力這個要點上。無論怎麼強大的勢力，都不讓它超出法律所規定的範圍，換言之，最高的力量完全寄托於法律，任何的力，——不管它是肌肉的，金錢的，勢位的，還是武器的——遇到了它，都要俯首帖耳，屈膝稱臣。在人類還沒有放棄羣居的生活以前，這當然要算是維持秩序最好的方法，否則強陵弱，衆暴寡，強者還會碰到更強，衆者不免遇到更衆，於是乎大家都不得安生，而人道也就趨於滅絕了。

中國也是一個文明國家，當然要以法治精神爲立國之本。即使在君子時代，身爲宰相的趙普可以拿半部「論語」來治天下，但這半部「論語」也就因此而具備了無上的權威；何況到了挂上民主招牌的今日，我們已經制定了異常繁富的民刑各法，又豈能再讓勢力來破壞我們的法治根基？

然而上海的一位美國訪員却不憚煩地搜集了種種的事例，特別寫了一篇長文，發表於美國的定期刊物上，證明在今日的中華民國，祇看見種種活力的活躍，只要你具備某種的實力——社會的，經濟的，軍事的，政治的，個人地位的，你便可以爲所欲爲，如入無人之境，誰也不敢對你哼一個「不」字。我們的法律呢？據他說，法律早已掌握于有力者的手中，實際上成了力的奴僕了。

廣東人有一句流行話，說是「風吹進去也要關上兩個月」——這是指某種拘留罪犯的機關而言，不問你有無犯罪，一進了去，就要損去兩個月的自由，甚至被風吹進去的也不能例外開恩。這還有甚麼法律可講呢？我相信這句話是民衆在現實的痛苦經驗中提煉出來的結晶語，正可作那位美國訪員的大文的註腳，而我們的法治成績也就於此可見了。（二月四日）

雅和俗

總存

朋友們都說我愛談金錢，似乎大悖於達人雅士的常態，也許我是被現實的環境陶冶出一種「變態心理」了。假如我的拙荆能够如王衍的太太那樣，拿出鉅量的通貨——自然以帶有鹹味者爲更妙——來圍繞着我的臥榻，那我當然也會像這位手持麈尾，高談老莊哲理的大名士一樣，口不談「阿堵物」，以自鳴其清高。可惜我沒有這樣多的「儻來之物」，同時又從半生的經驗裏看慣了一切人世上的千災百毒，無一不是操縱在這位孔方兄的手裏，於是從敬畏中產生愛慕，使自己的精神陷落於變態而不自知。但我可以舉一位當代的名傳世界的大文豪來作解嘲的例子。

我所指的是英國的蕭伯納老先生，這總可算是今世數一數二的偉大文學作家了吧。有一回，一位荷來場的電影製造廠要將他的一部名作拍攝影片，特意派一位能言的代表到英國去拜訪他，對他大談了一番如何增高他的劇本藝術美的辦法，目的在乎先行取得他老人家好感，以便訂立比較有利於廠方的條件。想不到蕭老先生竟然毫不客氣地回答他說：「可惜你祇知道注意於藝術，而我却只注意於價錢，咱們倆終於談不攏來——你還是叫專談生意經的營業部主任來和我談吧。」你看，文學家如蕭老先生者，尙不免如此不雅，何況小區區的我？

「安得黃金三百萬，交盡美人名士，更結盡燕邯俠子。」這是大詩人龔定菴的名句，也正是我們今日所感。我們都已經受到美國人的傳染，每一個人都變成了「拜金教」的熱狂的信徒，除了裝腔作態的僞君子以外，恐怕誰也不會公開否認他也是信徒之一。（二月六日）

安靜的忍耐

天池

北平，你安靜地忍耐一下吧！以你的崇高，偉大，堅強，與和平的風度，正象徵着整個中國的人格。你蘊藏着一切舊的文化和一切新的文明；蘊藏着故宮博物院，北平圖書館，和踏破芒鞋而走不厭的琉璃廠；蘊藏着北大，清華，燕京，郁文等積厚長流的最高學府，和各色各樣的研究所；蘊藏着遠東設備最完整的協和醫院和世界最著名的建築物——天壇。說起宮殿的崔巍，前門的雄壯，那更令人神往了。至於人情風俗的優美，各階層人士的閑適暇豫，各得其樂，那是全世界各大都市所無的。秋冬間的大風沙，社稷壇和中山公園的久經風雨蒼茫古柏，一切都表現着你威武不能屈的精神！

這幾百年來，假使我的記憶不錯，你已經遭遇過三次的災難：第一次是土木之變，第二次是李白成之亂，第三次是八國聯軍之役。在這三次大變故中，你曾經忍受過無限的騷擾，摧殘和侮辱。然而最後，你依舊屹然不動的渡過一切難關，始終保持着你的本來面目！

這一回，你的遭難是第四次了。這次是一種為夷狄作佞鬼的國賊強迫你離開我們。你必然會本着你數百年來老於憂患的經驗，終於克服這種不可忍受的恥辱的。不說別的，光是為你，我們就值得流盡民族最後的一滴血！

機關槍的卜卜之聲，將引起威力的強於廣島的原子彈千萬倍的大爆炸。黎明之前的黑暗不會長久的，北平，你安靜地忍耐一下吧！（二月七日）

孽口仔與劊錢家

戀存

廣東人對於一切口舌營生的人都名之爲「孽口仔」，如伶人，講故事者及江湖相士之類，都包括在內，祇有教書先生，雖然也是以嘴巴爲餬口的本錢，却不屬於孽口仔一類，這大概還含有多少尊重讀書人的意思。然而廣東的諺語中却另有兩句刻薄子曰店老板的話，叫作「唔俄唔劊錢，唔窮唔教學」，然則擁桌比。稱先生者，均屬窮到更無他路可走之人也。夫餓而求救於劊錢，所得的不過是錢底的鍋巴，其塞飽飢腸之能力，實在是微乎其微。今之大學教授每每有窮到上吊，或發神經病的，可見以教學爲救窮之道，其實在一下手時便已走錯了路矣。

今日之演戲者，每一場都要以「鹹龍」數百論酬；在電台上講「古仔」的老口，亦常以黃金計值，其身價之高，固遠非一般教書匠所能仰望。就是在路旁擺檔的「哲學家」們，其所列潤格，亦足使國立大學的老教授自嘆不如。假如用美國人眼中的事業成功的標準量度起來，則一般孽口仔的成就，殆無不遠軼於劊錢家之上。復且大學的夏丐尊先生曾自擬輓聯云：「命苦不如趁早死，家貧無奈做先生」。因家貧而做先生，不知一做先生，此生便與貧字相終始，夏先生地下有知，當自嘆其不及早改行作其他的孽口仔也。（二月九日）

緬懷故都

懋存

在本欄讀到天池先生「安靜的忍耐」一文，不禁深有所感；凡屬生了此際的學人，大概誰都不免和這文章首都發生過或深或淺的關係，因之誰也不免爲此文引起深切的感觸。

曾經有一位外國學者對我說過：「近代的文明都市能够同時兼具城市與山林的風味，十八世紀的古舊色彩與二十世紀中葉的現代風光者，祇有這北京城，而夏秋之交，在北京飯店的頂層憑高望遠，所見的雖有一個綠色的海，幾乎看不到鱗次櫛比的屋宇，這種特色，尤爲世界上任何城市所無」。記得當代某詩人有句云：「十年依戀須纏夢，縹緲深藏舊帝京」，正是此種境界的寫真。此外如太陽光之特別絢爛，空氣之特別亢爽，時序變換之界限分明，都是這個治古今於一爐，合朝野爲一體的古城所具有的最使人依徊留戀的特色，至於它的建築物之瑰偉壯麗，尤其餘事耳。

曾經有一位南方的太太對北平下過一句頗有意義的評語，她說：「北平真是一個古怪地方，從南方初來的人每每感到住不慣，但當你留居過半年之後，你便會逐漸領會它的特殊好處，從此你就會捨不得離開它了」。這評語說得很不錯，我曾問過許多在故都作長期寓公的南方人，都從他們口中聽到同樣的結論。

我個人認為北平的這種神秘的魔力，一半產生於環境的恬靜的美，一半得自那裏的一百五十餘萬自稱為「北京人」的尋常百姓所共同具有那種雍容敦厚的風度與醇摯親暱的感情，這都不是任何其他的都市所能看到的。尤其是廣州，在一般市民的言談舉止上，更十分明顯地表現出一個鮮明的對比。凡是在富於友情的故都居留過相當時期的人，初到廣州來，很容易感覺到圍繞於他身旁的，滿眼都是帶有爆炸性的敵意。你會不相信這些一開口便把你罵得狗血噴頭的「市頭仔」原是和東安市場上的一天到晚總以笑臉迎人的小商人同屬於一個民族，從同一的傳統文化所陶冶出來的昆弟們。

現在我們心目中所保留着的故都的可愛的印象已經蒙上了一重很沉重的灰色的鐵幕。聽說天池先生所念念不忘的蒼茫古柏，已經被臨難苟免的將軍們整個拔光，也許北平的高華優美傳統的風光就隨着這數千株參天老樹而一逝成終古了。我們總不能讓我們的文化心臟長此玩弄那批對祖國文化毫無認識的莽漢手上；我們還不能讓他們獲得充份的時間去把他們在濟南，瀋陽等處所施行的醜態手段，移用於這個美麗的古城，玷污她的清純面目。我們不能讓這批妄人胡亂拿「封建」兩字毀盡中國傳統的美麗的東西。（二月十一日）

如此「天堂」！

懋存

正當南方各地的人懷着莫大的迫切之情懸念着故都的同胞的時候，從那裏傳到南方來的第一件關於施行新政的消息，却出人意外地是命令一個馬路上的女人向地上爬。這真是太過不替馬叙倫等人留餘地了，他們新近纔發表過一篇歌功頌德的大文章，把今日的北平稱爲「人間的天堂」。天下有叫人爬行的天堂麼？想不到那些被歌頌的先生們竟會賞他們以這麼甘脆的一巴掌！

這女人的罪狀是穿狐皮，所以要罰她爬在地上學狐狸走，但羊也是用四條腿走路的，不知道這些「口含天憲」，「言出法隨」的先生們對於滿街上穿着羊皮的老鄉們會不會也援用這條「單行法」，一概罰他們在路上爬？

再把這條「法令」引申下去，凡是做衣服的布帛，都是拿蠶絲和植物的纖維來織造的，是不是穿絲綢的人都要罰他們躺在地上，學蠶的蠕動，穿土布的人都要被罰去模倣樹木「倒栽葱」的倒垂不動？這還得請那些創造此例的「前進政治家」來解釋一下。

像馬叙倫一流，因爲貪污被擯棄於中央政府，而近年和中共唱慣了雙簧的人自然連延安要人所放的屁，都要說成如爾斯馨，只可惜他們的主子們的實際舉動，每每不能替他們圓說，而偏要證實其屁之臭，且遠在畜類之上。他們現在正把一切都失去了自由保障的故都捧作人間天堂，而事實上却跟着證明統治這個天堂的上帝們，並不是全智全能，而且連平常人所同有的尋常理性，他們是否具備，也還是一個絕大的疑問。我們只好張大眼睛，靜看着這變態的天堂還有甚麼離奇怪誕的新鮮戲文繼續扮演出來。（二月十三日）

甘地之死

天池

前三天，本報有這樣的報導：「行刺聖雄甘地之兇手蓋德賽，頃被判處死刑」。接着又報導：「法官批評警察當局防範未週，因事前已得孟買方面陰謀行刺之情報」。

近年來，世界上損失了兩位最偉大的人物：羅斯福和甘地。羅斯福雖然死於腦溢血，但驚聞噩耗之餘，不獨歐美人士爲之涕泣，就連筆者眼見僻處遠東的山城重慶，全體官民也都黯然神傷，奔走相告。一個人的存亡，竟會挑動整個世界人類的心絃，奏着喜樂悲哀的音調；顯然地，他的生命是在代表着整個世界人類的生命，除了極少數冥頑不靈的政敵之外。大約一個人的偉大程度，就從他所代表人類的數量和他的思想的創造性與耐久性的多少來權衡吧？

甘地的骨灰，早經印度的廣大民衆以崇高嚴肅的典禮，滲和着玫瑰花瓣而撒向「不廢江河萬古流」的恆河水上了！壯健而聰明的印度民族，飲水思源，將永遠願爲釋迦牟尼和聖雄甘地這兩位劃時代的巨靈所孕育，所驅馳，而致力於人間世的真正極樂國，大同世界的實現。

筆者對於甘地的信仰早在民國十二年，讀了法國大思想家羅曼羅蘭所著的「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的時候。羅氏是一個反戰主義者，同時又是一個具有東方哲學氣味和熱烈同情被壓迫民族的偉大思想家，文

如此「天堂」——甘之死地

學家。他之推尊甘地，是出於邏輯的必然。我們曉得，祇有產生釋迦牟尼的印度才會產生甘地，也祇有以無抵抗來博取最有力之抵抗，以不流血的革命來博取最澈底最慈悲之解放，才能拯救這個久淪於異族之手而支離破碎的印度民族！這種革命需要時間是比較長久的，在有特殊思想傳統而聰明的印度人眼光看來，多化幾十年的光陰還不是一刹那嗎？一個久已瓦解的民族，要使他重新統一完整，反正是需要長期的教育，與其像法國革命一樣流上八十多年的血來訓練人民，似不如甘地之犧牲自己一生的幸福，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來感導民衆，爲更智慧吧？

然而耶穌基督能感導二十個世紀的人類而不能感導自己的門徒猶太；甘地能感導整個印度和世界各地了解他的人們，却不能感導他的同胞蓋德賽。這是人世間的悲劇：魔鬼老是追隨着上帝，黑暗永遠緊迫着光明，所以猶太和蓋德賽竟然會謀殺我們人類最善良的導師。這可說是人間世最大的恥辱，最大的悲哀！我有一位朋友曾經說過：「甘地尙會被人暗殺，這個世界還值得生存嗎？」

然而甘地總是永生的，他將永生在後人的心坎裏！（二月十四日）

如夢的人生

慧存

要說人生如夢，自然是可以的，祇要你捱得了夢境裡所絕不會有的現實的痛苦。在夢中被人打一槍，也不會感到實際的痛楚，而在清醒的人生，則手指頭刺上一針，都要痛半天；我想，這一點便是人生與夢境的鮮明差異。因此，如果你以做夢的態度來做人，我敢保證你一定要隨地碰壁，闖出無限的亂子。

我們的詩人李太白說：「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生」？這種看法真是豁達得很可以，所以他被後世尊為風流雅士的最高模範。其實我也非常羨慕他這種迷離的夢境，祇可惜我沒有資格去摹倣他。因為我沒有他那樣好的福氣，能够「所以終日醉，頹然臥前楹」。我要把他這種怡然獨酌的生活學上三天，管保立刻實現「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的淒涼景況，跟着再來個「瓶之罄矣，維罍之恥」連半小時的醉都辦不到了，還談得到「終日」？

因此，不論往古來今，凡是能够以做夢的懵懵騰騰的態度去做他一世的人，都是人世間第一等有福氣的人，祇有他能够把人生世上的一切是非、榮辱、哀樂、禍福等等的，都一古腦兒置之度外，而熙熙皞皞地混過他的幾十年光陰。等到莊生所說的「且有大覺然後知此其大夢也」的時期來到了，他這一生也就算是平安渡過了。

可是在此現實生活的鋒稜無時無刻不在深深地刺痛我們的精神和物質兩方面的生活之時，我們芸芸衆生，有誰能够領受到這種福澤？我們只有在夢中被它刺醒，還能够領略到在醒時入夢的風味麼？我於是只好長嘆一聲：「仙乎此境，企予望之矣！」（二月十六日）

偶 然

總 存

「偶賦凌雲偶倦飛，偶然閑賦遂初衣。偶逢錦瑟住人間，便說尋春爲汝歸」。這是清代名詩人龔自珍的己亥雜詩中的一首。曾有一位道學先生——好像是見於陳衍的石道案詩話——大罵他輕薄之態如畫。這真是道學得有點太過火了，好像在風月場中也不許人說一句笑話。其實詩人的靈感，十之八九是出於偶然，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者，正是這「塵土披里純」的絕妙的解釋。

其實整個人生，整個世界，那一樣不是產生於偶然？天文學者解釋這個太陽系的造成，是偶然有一點鉅大的行星接近我們的太陽，在它的表面上吸起一條鎔化物質，後來這一條物質各自團結成一圓球體，便造成現在環繞着太陽賽跑的九顆行星！我們的老家地球便是其中的第三號。那麼，地球的產生不是純粹出於偶然麼？

再說我們的身體，誰都知道是生於父體的精細胞與母體的卵細胞的結合，這種結合也完全出於偶然，除了由醫生作主的「試驗管孩子」以外，製造嬰兒的父母們誰都不能指揮如意。

至於人生世事，那更是整個被統治於偶然法則之下。例如我所認識的某君，在賦閑期間，偶然到某處公廁辦公；當他回來時，在公廁門口踏了人家一脚。那個人抬頭一看，原來是多年未見的老友，於是歡然共酌

，結果是這位老友力邀他去幫忙，帶挈他掙了好幾萬——當然不是今日的國幣——替他解決了一輩子的生活。至於爲了偶然的事件而惹到殺身大禍的，在今日的亂離世界裏，更是不勝枚舉了。

明末張陶菴記其族叔某，在北京宗人府做一個小小的錄事，歷二十年，連回家的川資都沒有掙到。有一晚，忽然有一卷陳年老檔案被兩隻老鼠拉到他的桌子上，他打開一看，原來是十多年前某王府報一個王子出世的奏摺，他看過了，便隨手攔在抽屜裏。到了第二天，突然有兩個某王府的辦事人跑來找他，托他在那批堆積如山的舊檔案中把王子出生的奏摺找出來，一開口便許他酬勞紋銀伍百兩。他聽得那王子的名字似乎在那裏剛看到過，某想了一下，未即作答。來人誤以爲他嫌少，立刻自動增加到一千兩——是明末時代的一千兩哪！當即約定第二天實行交易。這位錄事先生把老鼠拉來的那件舊檔案打開一看，一點不錯，就是那件價值紋銀一千兩的奏摺，幸而他昨天沒有塞進字紙籠中。於是他老先生從此衣錦還鄉，過他下半世的逍遙生活去了。

如此一類的飛來幸福，英美人叫它作「幸運的突襲」(Lucky break)據說人生一世，總會碰上一兩次的！只可惜我自活了幾十年，到如今還沒有遇到一回，只好把希望一直寄托在明天的明天，於是乎便要花錢去請人談「氣色」了。(二月二十日)

「聖諭科學」

懋存

在有皇帝的時代，一切學術文化都得以「皇上」的「聖諭」爲惟一的標準，皇上要把範圍畫得多大，就是多大，絕不許有甚麼出入。如「儒家者流」在西漢初年還不過是「九流」之一，不見得比其他的八流另有特別的威風；到漢武帝特別看中了孔二先生的明尊卑，別貴賤，嚴定士大夫與庶民的階級那一套倫理學說以後，所謂儒家者流就立刻大抖而特抖起來，而先師孔子也就被到爲伏羲百代的「衍聖公」，「文宣王」了。這是聖諭學術的一例，想不到在我們這個民主，民主叫得震天價响的所謂科學文明時代，却連最容觀，最明確的科學，都會被少數自命爲頭等開明的政治家硬來替它劃範圍，定標準，不問你是怎樣忠實崇高的科學偉人，祇要略微逾越了他們的金科玉律，馬上便要身受嚴刑。這真可被列爲民主時代怪現狀之一。

據塔斯社的電訊，蘇聯科學院在近來召開的大會裏，由院長謝爾該瓦維洛夫提出一個議案，剝除英國皇家學會會長岱爾，美國遺傳學權威繆勒，挪威語言學專家白羅契三位科學家的「蘇聯科學院院士」的資格，理由是「他們進行着危害科學，民主主義和蘇聯的活動」。我們從此可以窺見蘇聯當局所加於異己科學界中人的迫害，正和軸心全盛時的希特勒不相上下，幸而這三位都不是蘇聯的政治或特工勢力所能及的人，還不至遭受受到更嚴重的苛刑。

也許這種迫害科學家的行爲，也是各式各派的極權政治的特色之一，因爲科學家都是愛自由，反控制的，所以最容易對極權式的統治者有所觸犯。不過像這一類的迫害，也就是統治者的自壞長城的愚蠢手段，如愛因斯坦和幾位德國原子學專家之被斥逐，絕果適足以助成美國的新武器的收功，便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二月廿一日）

我的「天問」

總存

吳梅村的「通天台」雜劇寫梁沈炯於亡國後流寓長安，偶到漢武帝的通天台上，被這台名引起他的滿腹牢騷，向天公提出質問道：「好教我把酒掀髯仰面嗟，你差也不差，怎的做天公這等的裝聾啞？文書房，停簽押；帝王科，沒勳查。難道是儘意兒糊塗罷！」是的，以莊烈帝的勤政愛民，而收場却吊死在景山樹上，這正如梁武帝那樣的苦行修持，結果却叫他餓死台城一樣的令人不服氣；假使這些興亡大事，真有個天公在頭頂上作主，這般的龔突行徑，便該拉他下來打屁股五百板。所以抱着一肚皮悶氣無從發洩的吳梅村祇好借沈炯的口舌，對天公吐出這個天大的不平來。

如今我的質問，却想向高拱在三十三天的瓊樓玉宇裡的玉皇大帝提出，問他既然抱着一番善意來替我們開天闢地，讓我們都來到這個人世間打一個跟斗，消遣幾十年的光陰，那末，他老人家便應該替我們佈置好一個無災無害的世界，讓我們把這一段石火電光一般短促的生命過得優游自在些。我們和他老人家並沒有血海冤仇。他何以這樣狠心，偏要以無窮無盡的「轉輪劫」來將我們磨折葬送？正如老子所說的：「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他老人家又何苦如此存心和我們過不去？

聽說天帝之造人，是肖着他自己的形容身體來捏造的，但他却沒有將他的全智全能的本事和盡善盡美的性格賜予我們，以致我們會遺背他的意旨去「自作孽」；而作了孽，闖了禍之後，又沒有本事去自謀解救，

於是乎祇好因此而吃盡無窮的痛苦。這些苦頭當然不是高拱鈞天的上帝所會吃到的，因為他比我們精乖得多，決不會自己作弊。尤其不幸的是：他把和他一樣敏銳的神經系統賜予我們，使我們對於一切痛苦具備着異常靈敏的感覺，同時又不給予我們以充份的自行解決這些問題的智識和能力。這不是人世間最大的悲劇麼？因此，我很想請求上帝大發慈悲，立刻把他的萬能神力賜給我們，讓我們都能够像他那樣的要甚麼，有甚麼：在肚子餓時，只要用手一指，桌上馬上現出兩碗用絲苗米煮成的銀蝦白飯，外加「生邊雞，一壺永利威」；在囊空如洗時，用手一指，便立刻出現美鈔或港紙一大捆。這豈不是「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人生憂慮可以十去八九矣。聰明如上帝，爲甚麼不會替我們想到這一點呢（二月廿五日）

好與常

莊 文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一般人都以此致慨於好景之不常，其實好與常是根本上不能並存的兩種矛盾境界，好景當然不會常，也正如常景一定不會好。縱使人世間真有好而且常的境界，一成了常，也就不成其爲好了。在人情上，這叫作壓故喜新；最懂得這個道理的，莫如聊齋志異裡的恆娘。莫泊桑有一篇「牀邊的協定」，也把這種微妙的感情描寫得淋漓盡致。

自香山的詩說：「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設想彩雲不散，一天到晚擺在你的眼前，或者

一個永久不碎的琉璃老擺在你的書案上，讓你一年到頭，一張眼睛就看見它的絲毫沒有改變的老樣子，你想，日長世久的看下去，把它的每一條線，每一小點的光彩色澤，都看得熟而又熟了，它還能觸發你的「美感」麼？

從此可知「好」的來源，完全在乎我們這個世界的瞬息萬變的特質，而人情裏的美滿愉快，也是從客觀環境的時刻變易所激發出來，假如這個世界是一成不變的，那麼，甚麼東西都永久保持著混沌初開以來的老樣子：一直保持到我們這個地球復被它的母親——太陽——吸收回去的日子為止，那時候世界上的事物，固然沒有好壞可言，而我們人類的意識中，也絕對不會發生美感了。

洪昉思的長生殿傳奇寫李三郎與玉環在長生殿上對着牛女兩星喁喁情話時，曾有『惟願取恩情美滿，地久天長』之語，這種眉飛色舞的描摹，顯然是從白居易的長恨歌裏最後的兩句——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反映出來的奇情壯采，沒有長恨歌的後半段的描寫，又怎能顯出長生殿上那一段卿卿我我的旖旎風光？只有賈寶玉那樣的天真未變的多情種子會被花殘月缺引出兩行熱淚來，至於像我們這樣的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滾出來的平凡人，則早已把這個缺憾人生狎習到漠然無動於中的程度了。（二月廿七日）

恬靜的死

懋存

死是人生最後的目的地，自有世界以來，就不曾見過一個不死的人。那些「服食求神仙」的人，漢朝的詩人已經知道他們「多爲藥所誤」而按諸事實，似乎也不曾有過修鍊成功的長生者。所以富有四海，貴爲天子的漢文帝也祇淡然說一句「死者天地之常經」，而命令他的臣子在他撒手塵寰時，不必過於悲哀。而世界上的芸芸衆生却把死看得非常可怕，連提到它都要覺得毛骨悚然，諺語且有「好死不如惡活」之說，於是乎無論在怎樣艱難痛苦的環境裏，無論在前途如何無望的情勢中，都要下死功夫去避免它。其實他們費了最大的努力，結果至多只能把死的日期畧微延緩一點而已。究竟有誰能脫出死神的掌握？

文天祥過伶仃洋的詩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後來他果然以一死來表現了他的殉道精神，他之所謂「丹心」者，也是他自己所覺到的對國家民族所應該負荷的責任，在他自己感到非一死不能盡此責任之時，他當然怡然就死，這種死比較懷着一個內疚神明的沈重的心而繼續捱過一二十年的無聊歲月痛快得多。

美國芝加哥城中有一對青年夫婦名喘納的，有一晚在鐵路旁邊散步，當跨過鐵路時，這位少婦的高跟鞋不幸而嵌入路軌和軌傍護鐵的夾縫中，拔不出來。當時她穿的又是綁帶的皮鞋，要將腳脫出也不容易。又適

值一列快車開到，那看鬧的人便立刻跑過來藉端納先生拉開他的妻子。不料快車來得大猛，一眨眼已來到他們面前，那打旗人眼見無望了，便大聲叫端納自己逃命；那位端納夫人也極力把他推開，喝叫他不必再管她。可是這位忠實丈夫始終抱緊她，當頭的燈光直射到他的面目時，那打旗人看到他的神氣異常恬靜，同時耳邊聽到他最後的一句話說：「我永遠不離開你。」

這位端納先生的死，在當時會經感到過許多美國的青年仇儂，而增進他們的相互間的愛情。其實他之所以如此視死如歸，也不過如林天祥那樣的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像這樣的死，就死者本身的所感來說，當然是最有意義，最富快感的死，比時剩在痛苦中的生存要好得多。（二月廿八日）

痛苦量

慈存

生活於亂離時代的人，天概祇有一樣便宜，就是可以獲得無窮的機會去發展他的痛苦量。從個人修養的觀點看來，這當然也不失為鍛鍊體魄的方案之一。

所謂痛苦量者，就是人類的體魄對於痛苦所能够忍受的度量。人類對於哀樂之感的容納量原不是人人一樣，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在老死不相往來的原始社會裏，這種容忍量一定狹小得很，因為在那種環境裡，足以刺激起哀樂之感的事情本來就不會很多。隨着社會情形的日趨複雜，人生活動的內容也日益豐富，所謂七情的活躍，不但範圍跟着擴張，連性質也隨之深刻。即就每一個人來說，亦常會因為處境的變易而引起情

緒的質的差別。像英國名作家斯梯文孫的戀愛論所說：人在突然陷入情網以後，纔憤然覺察人生原來竟有如此深刻，如此緊張的快樂和痛苦，若與過去在平凡的人世裡所經驗過的那種輕淡的愉快和愁恨比較起來，真是應如天壤哩。

我們在亂雜世界裡所過度的生活，每一分鐘都要提心吊胆，準備着意外災難之突如其來，經過相當時期的磨折鍊鍛之後，便會在不知不覺中擴張了我們忍受磨難的容納量。拿我們目前這個世界來作例：先前讀過但丁神曲的「地獄篇」，頗覺得這裡頭所刻意描摹的地獄苛刑，我們目前的人世裡差不多已經應有盡有了，所未曾目覩耳聞者，只有一種，就是地獄最深層的把犯罪鬼魂凍結於寒冰之中。就我們的尋常理性推測起來，人世上總應該不會有此苛酷的刑罰吧。最近纔從來自北方的朋友口中聽到在酷寒季節百北國，確然也會有過把活人脫得一絲不掛，大家在凜冽寒風中潑水到他身上，使之凍僵於玄冰之中的事實，名之曰「穿玻璃大褂」。於是那位義大利詩人在想像中創造出來的慘毒境界，就在我們眼前的現實世間，也已經看到它的全貌，不必求之於專為處分犯罪幽靈而設的地獄了。

尤其可哀的是：在地獄裡打滾的鬼魂，都是曾經在人間犯過彌天大罪的，身受嚴譴，還算是罪有應得；而我們人世間的毒刑，却每每施之於馴良老實的小民身上，因為事實上只有這樣的人纔會俯首貼耳受人欺凌。

幸而上帝造人，先替他留下最後解脫的地步，到了認真忍受不了的當兒，我們的知覺便會自動停止它的作用，根本消滅這個感覺機關。否則痛苦量無限度地擴張下去，這人世間的芸芸衆生便要長年煎熬於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境界中，比真的地獄還要慘酷百倍了。（三月九日）

美國精神

莊克

有人問我：「美國爲甚麼會如此強盛？」我不假思索地衝口答道：原因很簡單，美國絕大多數的人都有

一種早已養成的便統習慣，對任何事情，除了替自己設想以外，還替別人想一想。肯替別人想的結果便養成了一種普遍的公平觀念，美國人叫作「費厄潑萊」(Fair-play)。有一位美國作家著過一本名爲「美國精神」的書，頭一點就舉出這個特色，認它爲美國民主制度的根源。作者說：美國本是個集合許多民族裏的移民來構成的國家，而來自各地的人一經加入美國之後，便會被這種美國精神所同化，因此便能始終保持着美國的統一的特徵，而增強她國內的團結力。

美國人平常對於一個爲害人羣的強盜，都要援用這條替他着想的原則，所以對於監獄改良一類的問題，關心的人特別多。按照着社會流行的意見，凡是從人家背後開槍的人，特別受人鄙視，就因爲他沒有給被打的人以公平的抵抗機會。

曾經有一位女留學生對我說：她有一回獨自駕着一輛汽車，沿着一條公路通過幾個城市，在路上經過的鄉村，她停下車來休息進膳之時，必定有三二個本地的男人或女人很殷勤地跑來問訊她有無需要他們劬勞的地方；當她入住旅店之時，還有一位在路上與她並駕齊驅過的一位先生特意打電話找她，訊問他的車子有否有在路上出毛病。這位女士很被他們的親熱的同情心所感動，因而特意寫了一篇文章記述沿路經過的情形，向美國人表示謝忱。這樣的特別發達的同情心，也正是他們隨時隨地都肯替別人着想的產品。

我們儒家的從正心修身以至致太平的武器是「忠恕」二字。忠是肯負責，恕是推己及人——其實都只是能替別人想，以至能替社會想，替國家想的結果。一個民族的黏合無間的團結力也就從此產生。我們原有一套很完備的人生哲學，可惜祇存在於書本上；而美國人却把它整個搬了去，發展成爲他們特有的精神。我們大概也祇好長嘆一聲「禮失而求諸野」吧！（三月二日）

政治的投機

罕因

依照意大利政治投機家的老前輩馬竊威爾（Machiavel 1469—1527）的主張，在政治上可以使用投機取巧，冷酷無情，陰險狠毒，奸滑欺騙的一切方法去達其目的，換言之，在政治鬥爭上，可以只顧目的，不擇手段。這個原則，已被世界上許多政客們所奉行採用，而第三國際共產黨就是最靈運用這個原則的第一能手；現在中國有不少第二三四流的小政客們也竭力去奉行做效，而起勁的表演着政治上投機的手法。

日前陶希聖先生於參觀廣東日報後的談話中，曾經指出：「共產國際企圖實現世界霸權，在遠東須首先消滅中國，欲消滅中國須首先消滅中國國民黨，欲消滅國民黨須首先擊碎國民黨之中心力量，直至中國無人敢於反抗和批評，共產國際才可以實現其滅亡中國之願望。共產黨若干年來，處心積慮，用盡種種法寶以誣蔑總裁及打擊本黨，其用心即在於此。而極少數不肖之徒，復爲虎作倀，對本黨中心力量打一拳，踢一脚，

以作其政治資本（即作政治投機去討好共黨）。這種份子應以北平參議會議長許惠東之力主投降而仍不免爲共黨逮捕爲殷鑑」（見三月八日廣東日報）。

關於共產黨之「用毒種種法寶」以誣蔑國民黨總裁蔣先生及打擊整個國民黨，這是他們——共產黨始終一貫的，公開或秘密的傳統作法，我們可不必再去管它。惟一般歷來依靠國民黨去升官發財的「不肖之徒」，不論國民黨員與否，現在看見國民黨遭受了挫折失敗，以爲共產黨可以攫取中國政權，遂馬上反臉到處公開地向國民黨大肆詆譏攻擊，不時對國民黨拳打腳踢，甚至比共產黨之打擊國民黨，尤爲嚴厲毒辣，企圖向共產黨討好邀功，作爲向共產黨投降的資本，以冀將來獲得他們新主人的「垂青」，再行鑽營一官半職，繼續過其作威作福，優游自得的生活。這種人的政治的投機，實在未免過於下流；而且，我們暫把政治道德及人格問題不談，這樣的政治投機却未必能達到他們的目的，甚至，反而像北平許惠東之流，仍不免爲他們新主人——共產黨所逮捕清算，徒令人感到愚蠢可憐而已！假使馬場威爾有知，當不勝其「一代不如一代」之感吧？（三月十日）

同情

總存

彷彿在書裏——或是在夢中——看見過「同情生於同境」這句話，覺得它很有意思。曾有一篇筆記說過：一位貴夫人坐着轎子出門，看見一個餓夫臥在路上。她問轎夫這個人生的甚麼病。轎夫說：「他不是生病，是挨餓」。那夫人又問：「挨餓的情形是怎麼樣的？」轎夫說：「和牙痛差不多。」夫人一聞此語，立刻叫把轎子停着，拿出一點錢來叫轎夫送給他，并且對轎夫說：「牙痛是我自己經驗過的，難受得很，叫他趕快去買飯吃罷」。這正是同境產生同情的絕好註解。

廣東人的秘密會社裡最愛講的「義氣」，其實就是從同情心產生出來的行動，所以越是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的人，這種義氣越是發達。當大家都受着現實生活的壓迫的時候，彼此互相憐憫的心情當然會表現得親切些。假如其中的一二人，偶然碰到特殊的機會，飛黃騰達起來，他的現實環境改變了，那時曾經和他共過患難的老朋友再去找他帮忙，就不容易獲得他的慷慨如前的待遇了。這是環境的變遷影响到人的心情，因為彼此的處境已經大不相同，同情心自然也要隨之淡薄了。

同情心的發展，當然是人類社會裏的重要黏合劑，我們有時候就憑藉着它去抵禦種種意外災禍的襲擊，如果沒有了它，這個世界將不免更顯得冷酷難堪。

讓我舉一個例子給你看。美國某州的一個村子裏有一個空軍戰士，不幸在太平洋之戰中殉職，遺下一個

青年的妻子和三個兒女，情形相當淒涼，那村子裡的人，於接到這個消息之後，立刻將這位壯士的遺像榜在村口，題爲「本村的英雄」，併於他的生日，集合全村的男女老幼到他家去舉行一個盛大的跳舞會。臨散會時，由村長拿出一個信封來呈遞給那位青年寡婦，說是全村的人對這位殉國英雄表敬意的禮物。這信封裝着一張數目頗大的支票，是村人募集起來作他的兒女的教育費用的。那青年寡婦從圍村的人所表示的這股熱烈的同情心，總算得到多少安慰了。

然而莊子却說：「涸轍中的魚相濡以濕，相煦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祇可惜在人類社會中，此種不講要同情的境界始終像海上神山一樣，可望而不可即耳。（三月十三日）

靈肉兩刑

莊 炎

美國寇西爾女士的名著「隨風而逝」（中譯本改名「飄」電影故名「亂世佳人」）是一部描寫亂世男女的心情異常深刻的傑作，它的細膩靈活的心理刻畫，大可媲美我國的紅樓夢。以一個三十多歲的少婦，對現實的人生能有如此深遠而透澈的理解，並且表現得栩栩如生，這真可說是前無古人。

書中的兩個男主角——勃特拉與亞舒萊——代表着兩個極端相反的型類，勃特拉的特色是精明強幹，實事求是，對當前的現實世界有極銳銳的認識，爲我主義的信念極強，因而絕對不肯放過任何的機會，更因此而永遠抱着玩世不恭的態度去揶揄一切傳統的道德標準和時俗風尚。他勇於赴利，又驕有把握時機的機智和

處理事務的才能，所以能够達成他的「從一個帝國的崩潰來發洋財」的目標。

亞舒萊則始終是一個陶醉於夢的美境的書獃子，他出生於高華富裕的世家，有很完備的學術修養，有傳統的正義感和赴義的勇氣，對現實的世界也有很清晰的理理解，無奈總鼓不起精神去和它作面對面的接觸；他的修養和經驗又不能幫助他去應付一切現實的磨折與困難，結果他只好抱着滿腔美麗的憧憬和微妙的理想而默然俯首忍受當前災難的逼煎。

原書所寫的是美國南北戰爭時代的情形，那正是一個兵荒馬亂的時代，揆之杜工部的「亂世儒生踐」的原則，像亞舒萊一型的人當然要變成生存競爭中的弱者，其被淘汰而成爲時代犧牲品，自在意中。而勃特拉之一躍而爲時代的天驕，也正是理所當然。

然而最奇怪的是，在勃特拉功成業就，躊躇滿志之時，他却忽然變了性，反而對他往時所鄙視挖苦的亞舒萊的夢境生活神往起來。全書的結穴就寫到他自己說明他已經厭倦了眼前的庸俗醜惡的生活，而決心到世界各處去搜尋美妙的，迷離的夢境爲止。作者的深心微旨，便從這裏暗示出來。

人生的正軌如何，本來很不容易確定，但最適合於現實的生活者，却不一定就能獲得最圓滿的成功；同時被當前環境所吞沒的人，也未必就是最終的失敗者。亞舒萊也許會羨慕勃特拉，但他決不會對他自己的生活發生厭倦，而生出改走勃型的路子的念頭。我們固然需要勃型的人來推動社會，但我們尤其需要亞型的人來美化人生。（三月十七日）

馬虎和澈底

莊 克

近來有些朋友說我在日知錄上所寫的文字，似乎唯物的氣息太濃厚了，而且把我個人所了解的人生分析得太過露骨，未免流於刻薄，結果一定會把我們這個人間世的僅餘的詩意，破壞無餘，那又何若來呢？是的，我也深切自知寫文章時頗有這種缺點，同時我也承認梅特林克和葛悌爾一班人的「曖昧說」(Obscure Theory)，相信把對象剝除一切粉飾，剝到只賸一個赤裸裸的實體時，會把它的詩意破壞到四份之三。我更承認霧裏看花，雲邊弄月，可以增高我們賞鑑者的美感，祇可惜我的頭腦不大聽我的指使，對於一切人事都喜歡尋根究底，找到它最後的真像來。明知這樣子的做法，有時不免大殺風景，其甚者還近於自討苦吃，如蘇東坡之所謂「人生識字憂患始」者，恐怕就是識了字之後，分析鑒別的力量以會強些的緣故。我們明知之而故犯之，大概也只好歸咎於結習難除，雖然自尋煩惱，也只好甘之如飴。

要說到唯物的傾向，那原因是很簡單的，我祇是把「衣食足而後禮義興」這一句先賢遺訓應用到一切事情上去而已。這句格言正與近代唯物論者的一切文化制度都是建築於經濟基礎上的上層機構的看法不謀而合，我認為都不失為近情合理的主張。就算是唯物的氣息太濃，我也不覺得它是怎樣錯誤；到不如說，在我們平常的信念裏，傳統的理想主義太佔優勢了，所以纔會產生出這樣的忌諱唯物色彩的流行見解來。

幸而我的澈底觀是有範圍的，所以在實際上還不致吃到太多的苦頭。在理論的探討上，我認爲非澈底不可，但在我們的實際生活裏，我便另有一套信念，那便是：得馬虎時且馬虎。我記得四姑娘惜春批評瀟湘妃子的話，她說：「可惜林姐姐這樣一個聰明人，却有點看不開，天下事那能都這樣認真？」如果我們都要事事認真起來，恐怕連這人都沒法做下去。例如我明知煙捲裏含有尼可丁毒質，對身體很不適宜，而我在寫這篇東西時，手上却依然拿着一枝美羅牌。人生一切事，都作如是觀，這正是不佞做人數十載的心得，如今毫無吝惜地公開給你們了。（三月廿三日）

輾 轆 劫

莊 炎

參加原子彈製造的好幾位科學家，在這種新武器收到了結束太平洋戰爭的效果之後，都曾公開表示過他們的憂慮，認爲我們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的人類之運用原子能，大類於野蠻人的玩火，弄得不好，很有把整個人類文明付之一炬的可能。爲原子能的發見作前驅的愛因斯坦氏亦曾以開玩笑的口吻對人說：「他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戰會用甚麼武器，但將來如果有第四次世界大戰發生的話，那他可以預料那時人類所用的一定是石矛和石斧」。如此說來，第三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人類，倘非消滅後再來一次亞當夏娃，亦勢將復反於洪荒時代無疑了。

吳梅村的「臨春園」雜劇中有一句驚心動魄的曲文說：「轆轤劫不住的將人葬」。這所謂轆轤劫者，恐怕正是自有生民以來便已隨之俱來的命裏魔星，存心不讓生人享受到長久一點的太平樂境的。這也就是老子所說的「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造物者給予了人類以很靈敏的感覺，同時復以不斷的劫難來磨折他們，使他們不斷地感到水深火熱的無量慘痛，好像是故意對他們施行報復似的。其人類並不見得有何冒犯他，得罪他的地方，我們真不憐他老人家其意他居。難道張獻忠的「七殺碑」上所寫的「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善以報天」，所以要「殺！殺！殺！」永久不斷地殺下去麼？

佛書上說過「佛一世界」的話，併且有一種傳說，指釋迦牟尼爲第七個佛，那麼，我們這個世界應該是第七回的世界復活了。是不是每一回的世界都要重複走上這一條從智慧產生原子能，再從原子能造成毀滅的正統路徑呢？這大概祇有替我們佈置這個陷阱的上帝纔能够拿出答案來。

然而以人類的聰明，何以偏要自行製造出這些轆轤劫來毀滅自己呢？對於這個問題，大概馬爾撒斯的「人口論」的解釋，還算是比較近於合理的吧？從這個角度看來，這些劫運使似乎不是人的力量所能根本解除，至多只能將它延緩一點而已。（三月二十六日）

黃花節

莊炎

「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這是宋代女詞人李易安的名句，爲當時的詞人所豔稱。因爲它確能把深秋時節，閨中人的冷寞蕭條的情緒刻畫得唯妙唯肖，曼聲低誦起來，這都會覺得它別有一種動人心坎的魔力。

我們現在的黃花節，不但不是在深秋，而且剛好春光明媚的清明前後，而自有此節以來，一般人到了這一日，却都不免有悵入心脾之感。據廣州人的傳說，每年到了此日，老天必定下毛毛細雨，好像是以「雨泣」來紀念埋葬在黃花岡上的那七十二位殉國烈士似的。從過去幾天的春寒料峭的氣候看來，更顯然近於秋意了。節近清明，從古以來就在紛紛細雨中流傳着「路上行人欲斷魂」的感想，在如此的境界中，紀念這個黃花節，當然更顯得情景交融。

我們回想當年這一批爲中華民國下催生符的開國元勳們，在極端艱苦的環境中，毅然抱着「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精神，以極少數的人，拿着極粗陋的武器，捨棄生命向「老虎頭上捉蠟子」；這種大無畏的仁勇精神，正是中國儒家的捨生取義的傳統道義觀的表現。國父孫先生以此來肇造民國，中國國民黨亦以此來奠定它的領導中國近五十年來國民革命的光榮根基。我們全民族今後的建立新中國的進程，便全靠這一股垂光史乘的傳統正氣的重現與發揚。

我個人頗覺得黃花崗的一段史迹，在情感上雅近於南宋亡國後的「冬青樹」的那段傳說。蔣士銓的「冬青樹樂府」有一篇洪亮吉的序文，其中有句云：「莫宏化碧，激發周義士之心，比干剖心，作洛邑頑民之氣。」黃花節對後人的影響，亦正無愧此二語。唐珣的冬青樹詩，末句是「年年麥飯哭冬青」，如今正可改作「年年細雨泣黃花」所異者，冬青樹祇是亡國帝王的墓碑，而黃花節則是民族生機的標記，其動人情處大致相同，而所涵意義別有天淵之別耳。（三月二十九日）

政制的價值

總存

論語記載孔子之來，冉有御。孔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何以加焉？」子曰：「富之。」既富，矣何以加焉？」曰：「教之。」這是孔門一貫的治國方案，其實所有古今中外的政治家所提出的政治理論，大致都不能超越這個範疇，而直到我們目前這個號稱科學文明的世紀，大多數的國家都還在爲躋達成這個方案的第二階段而努力，足見這個簡單的目標，實際上也並不是很容易達到的。因之，我們要評判一種政治學說或政治制度的實際價值，也可以拿這個範疇來做標準：就是說，達到了「庶」字的，算是第一步的成功；達到「富」字的，算是第二步的成功；而最高的理想境界，便是「教」字的完全實現。

試以此標準來衡量當世的文明國家，在事實上已經達到第二步的，究竟有多少呢？

從今天（三十一日）的報上，我看到一段小新聞，大意是說：美國的某電影公司新近要拍一套以納粹時代的戰犯集中營爲題材的電影，其中需要一批裝扮挨餓的戰犯的臨時演員，結果竟因美國的營養太好了，很難找到而有菜色的適當人選，致使該公司的主持人太傷腦筋。我們可以從這段不重要的消息約畧窺見美國人民的實際生活的內容，除了教字的目標，我們還不敢斷言它已經達到怎麼樣的程度以外，對於庶子和富字，大概總算已經有了相當圓滿的成就了。你想，以一個擁有一億四五十萬人口的那樣龐大國家，竟然不容易尋覓到一些可以裝扮難民的人，和我們這個連大學教授們都不免顯得鳩形鵠面的國家比起來，其間的距離是多麼遙遠呵！

今日被尊爲工農階級的天堂樂國的赤色國家，不是一天到晚都在同聲攻擊美國的資本主義，說那裡的資本家和執政當局勾結起來，把人民剝削得不成樣子麼？只可惜事實終究是事實，只要是曾經目說過美蘇兩國的實際内幕的人，大概都能够看清楚這兩國的一般民衆的生活水準，够得上富字的究竟是那一方。假如蘇聯和其他鐵幕國家也要拍攝那樣的一本電影時，他們要找這一批飾演戰犯的演員，豈非星羅棋布俯拾即是，又怎麼會構成一個重大的難題呢？（四月三日）

天 行

莊 炎

荀子說過：「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這比之先秦儒墨兩家認天有意志的說法，顯然是一大進步。大抵原始時代的人，震驚於自然力量的偉大，很容易從恐懼中產生出敬畏之感，便由此種下了宗教的根芽。到了宗教的思想形成一種具體表現之後，在人的覺識範圍裡最容易找到的頂禮偶像，當然要數這個人人都能看到的天，於是一切的人事便都歸托於天意，而天便成為具有人一樣的意志的了。儒墨兩家的治民學說，都以淑世思想為出發點，要取得多數人的無條件的信仰，當然莫妙於拿這個最高的偶像去壓服他們。於是乎「皇天無親，常與善人」，「天道福喜禍淫」一類的古訓，便從此流傳下來，變成了毫無疑問的共同信念。到荀卿纔出來一下千鈞破了這個紙糊的偶像，因為他是主張「人性惡」的，如果天有意志，便不該讓這些惡人生活到人世上來。

其實所謂善惡，祇是我們人類自己根據着社會條件的需要而製造出來的概念，根本和這個自然的天沒有絲毫的關係。天行自有它的常軌，你要從好的角度來批判，也可以說它「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好像特意為人類預備下一個可以取之左右逢其源的生存場所。荀子却偏要從壞的角度去觀察，那也自然可以指它的不為桀亡來作它成心與惡人合作的罪狀。歸根到底一句話：他和人類絕不相干。

豈祇善惡問題，老天爺管咱不着，就是我們世代相傳的「上天有好生之德」這句古語，經過近代科學家深

究之後，也已經證明完全沒有這回事。曾經有一位生物學家舉過一個例說：「一泓污水裡面，便生存着無千萬萬的生物，而號稱生命之源的太陽把它蒸晒三兩天，便會毫不留情地拿他晒乾，一讓水中的千萬生命就此滅亡。從此例看來，自然界畢竟是殘酷的。」如果你是學生物學的人，看慣了自然界裡的弱肉強食的把戲，你便會深深感到這位老天爺的秉性的殘忍。就是在自詡為具有上帝一般的理性的人類社會中，也無時無地不在表現着以生命為犧牲的生存競爭，像唐人所感慨的「一將功成萬骨枯」，不過是其中的彰明較著者耳。

我因此頗希望不斷進化——或演化——的人類將來果真能够有以理性克服天行，這一天，不過據我的私見看來，這境界距離二十世紀的我們還遠得很，恐怕至少還得再加上二千年的學習和修養也。（四月四日）

「人民」與「解放」

莊炎

從歷史上看來，凡是發動戰爭，要去奪取國家的統治權的人，不管他是土豪藩鎮，抑是草澤英雄，都會不約而同地揭出「弔民伐罪」的旗幟，以期自附於「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列。想不到人類進化了兩千多年，到今日連夙以剷除一切封建思想自命的共產黨徒，也竟然要掇拾前人的牙慧，把這塊陳陳相因的傳統招牌高掛起來，希冀以此口號來爭取國人的擁護。也許那位向來以「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來高自詡許的「真命天子」這時正在陶醉於「奚為復我？后來其蘇」的幻想中，於是乎他的從龍子弟便把「一切都爲了人民」，「等候我們來把你們解放」等類的口頭禪更加興高彩烈地喊得震天價響了。

不過今日的中國人民已經被事實上的經驗教乖了不少，他們不像古代的熙熙皞皞的「王者之民」那麼容易受人欺騙，他們聽慣了廣播電台上的廣告花樣，對於這些花言巧語的宣傳，已經不會被它引起迷信和盲從；他們已經學會了不問招牌，祇看貨色。

那末，已經潰到了中共的「解放」騷擾的地方，究竟有怎樣違禮害生的事實，表現給我們看呢？我想，最好舉他們所引為「同路人」的所謂「民主人士」的現狀來作例子。據近日從平津傳出來的消息，李濟深馬叙倫等九條巴的領袖們現在蟄處在故都的二流旅店裡，一舉一動都受着共方人員的嚴密監視，連會一個客人都要事先取得葉劍英同意；他們說這是「保護」，我們總可以想見這批辱身降志，屈居尾巴之列的「前進份子」對於這樣的「好意」，總會受寵若驚吧。試問一天到晚把「爭自由」的口號掛在口邊的號稱「自由份子」的先生們，好意思長此忍受中共的這種破格優禮麼？

至於他們對待各階層民衆的情形，那是「保護」得更加嚴密了，行幾十里的路，都要受到兩三次的從頭到腳的精密檢查，而他們的財產也受到更澈底的「解放」——從私人的口袋解放到各級統治者的手上去。這真不愧是「弔民伐罪」，只要你把「弔」字解為弔將起來，把「伐罪」二字解作中國人都犯了彌天大罪，正等待他們共產黨人來把他們痛伐一下。（四月十一日）

「人民，人民！」

莊炎

中國共產黨自開始成立以至今日，把「一切都爲了人民」的金字招牌一直挂了二十七八年之久，究竟以人民的身分去沐浴到他們的皇恩的，有多少人呢？或者換一句問話：現在在他們所欽定爲「解放區」的那些地方上，得到實際利益者是些何等樣人呢？

對於這兩個問題，你自己有沒有考慮過？你可曾找到了答案？假如沒有的話，你便應該立刻善手去考慮，去尋找，因爲這正是對於你和我都有十二分密切的切身利害的問題。如更等到「解放」的鞭子鞭到你身上來之後，再來涉想及他，那便要「流淚眼看流淚眼，斷腸人對斷腸人」，一如筆者的北方朋友今日所身歷其境者一樣了。

據筆者最近所得到的平津消息，那兩個北方重鎮易手後的最顯著的特色，便是統治者以「人民」的名義來將每一個人的一切自由權和自主權完全剝奪：爲了「人民」，你得犧牲一切私人的現有財產，以後如有收入，亦必須依期存入指定的銀行，不得有誤；爲了「人民」，你得自動放棄全部個人的自由，以後叫你怎麼樣，你便要怎麼樣，連吃飯穿衣，住房行路，都要守着他們欽定的法則，否則你便隨時會有「受訓」的機會——那裏所謂「受訓」亦既戈培爾博士的拿手傑作：闖入集中營！你的夫人和兒女，以後都成爲他們所要加以逼用的「公民」，從此就算和你脫離了一切的關係；你要訴一句苦，那立刻就要戴上「軟弱」的帽子，也

很有資格前往「受訓」一下子。有一位朋友對我說：『在那些被「解放」了的都市裡，每一個市民始終未曾失去的個人自由，大概祇賸下大小二便了』。你看，這便是自命爲「今朝」的適唐軼宋，越漢超秦的「風流人物」的毛潤之先生的奉命——克里姆林宮的命——「解放」華北「人民」的最偉大的「德政」！

不錯，「一切都爲了人民」，只要你緊記着：這「人民」兩字是共產黨的領袖們所專有的別號；正和路易十六口中的「朕即國家」的「國家」二字一樣！

如果今日的中華民國也有一位西羅蘭夫人，我相信她會改口說道：「人民，人民，天下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四月十二日）

錶的解放

莊炎

南斯拉夫的名作家，曾在狄托的人民陣線的政府下充當過國際宣傳局長的狄薩氏（B. Radisa），前此因爲受不了由莫斯科操縱着的共產黨的壓迫，而逃到美國去。自從狄托公佈了他的擺脫共產國際的束縛，而致力於恢復南國的獨立自主權以後，他寫了一部「南斯拉夫內幕」，去盡情暴露他的祖國受着蘇聯的特派人員魚肉的内情，使世人了然於狄托與克里姆林宮中途反目的真相，很助了狄托元帥的一臂之力；因爲世人本來很不容易得到關於鐵幕裏的真情實況的消息，而拉氏本人又曾親與南國的共黨當局合作過，他的報告當然具

「人民，人民！」 錶的解放

有被公認爲可靠證據的價值。在他把那裡的詳情公開揭發了之後，蘇聯當局自不能不有所顧忌，而不敢繼續對狄托大事壓迫。這總算拉氏這部書所貢獻於他的祖國的間接的助勞。

拉氏說，他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抱着一腔服務國家的熱情，回到南斯拉夫去；那知道一到祖國，所遇到的故交對他劈面的第一句話，便是「你爲甚麼回到這個地獄來」？他在柏爾格來德所看到的，滿目都是史太林的大小肖像；在馬路上所聽到的，滿耳都是蘇聯軍官的馬靴聲。他一住進旅館，立刻便遇到一位蘇聯的解放者把他的手錶「解放」去了。這些解放者簡直把錶看作稀世的奇珍；「交出錶來」！是當時蘇聯軍人對柏爾格來德人民的最通常的命令。拉氏跟着說：「然而他們是解放者啊，而且是南斯拉夫的友人啊！」

這只是一個具體的例子，可是對於由蘇聯所一手包辦的所謂「世界革命」的蘇聯，我們也總可以從這裡窺見一斑。拉氏所寫的正是東歐和中歐所有被關進鐵幕裡去的衛星國中都在普遍流行着的事實。所謂「解放」也者，拆穿了講，也就是把人家的東西盡量搬回俄國去；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連那裡的共產黨員家裡的傢具都不能例外。

現在這種情況已經輪到我們東北的大城市來，聽說連共黨軍官的太太都有被他們「解放」了去的，而且看情形似乎還不僅以東北各省爲止境。今後應如何防制這種解放罪惡在我們國土上繼續擴張，正是我們每一個國民都必須及時考慮的嚴重問題。（四月十四日）

自卑感

戀存

有人看了「我選擇自由」一書後，跑來問我：「蘇當局何必對美國人懷着這大的猜忌心？」我說：「完全是自卑感在那裡作祟。」

甚麼叫作自卑感？讓我舉一個我所目覩的例子：

在馬路上，一個狐裘煌煌，紅光滿面的甲先生，忽然很親熱地和一個敝衣菜色的乙先生打招呼，而乙先生却揚着臉不大理會，祇冷冷地虛與周旋；甲先生一力邀他到市樓小酌，他也拒絕了。後來甲先生似乎有點覺得奇怪，問他道：「你爲甚麼好像火氣很大的樣子？」乙先生答道：「因爲我窮，所以火氣大。」於是掉頭不顧地走開了。旁邊的一位佛洛伊德派的心理分析學者點頭嘆道：「自卑感的作祟。」

所謂自卑感(Inferiority Complex)者，就指的如乙先生一類人的心理狀態，他因爲自己的處境不如人，便時時刻刻生怕人家會看他不起，因而隨時隨地都要應用先發制人的策畧，先行表示出看人不起的態度來。等到成了習慣之後，這種心理就會在不知不覺中隨時流露，結果便把一切都弄成受他猜忌的對象。

正如「我選擇自由」的作者克拉夫錢哥所說的，他受命去猜疑一切美國人，但他無法拒絕他所認識的那些美國人對他所表示的坦白肺摯的友誼；他受命去對一切美國人嚴守秘密，不要洩漏一絲一毫的蘇聯內情，而招待他去參觀任何一種大工業組織的美國朋友，却都對他以毫無保留的態度，詳細回答他一切的詢問，絲毫

沒有提防他誓蘇聯來打探秘密的意思。他斷言美國人這種對待外國人的誠懇坦白的態度，絕不是一個極權主義國家如蘇聯那樣向當局者所能理解和相信的，他們總要疑心這種情形祇是「絨手套裡的鐵拳」，因此，人家總是坦白，他們便總要猜疑。他本人就是被這種懸如天壤的實情所感動，終於立下勇敢的決心，毅然脫離了他的祖國。

世界上沒有自問不知人的入纔會死抱猜疑別人的心理。如美國那樣的「以愉快的心情享用着很豐裕的物質的人民」（克氏書中語），當然用不着時時對人懷抱着一個猜忌的心。此蘇聯政府受用了二十多年的巧妙宣傳，所以終於激發不了克拉克錢哥的一隻慧眼也。（四月十六日）

「我選擇自由」

莊炎

克拉克錢哥（KraUchenko）所著「我選擇自由」，出版以來，風行一時，在美國常被列為一九四六年銷路最廣的名著之一。筆者曾在自由日報出版「宇宙線」第三期中為文介紹，後來有了譯本，在南北各地很受青年讀者的歡迎。錢氏平津馬手以後，新當局最注意的第一件事，便是在各校圖書館裏長禁這部書，可見其影響之鉅了。本報昨日已有筆因先生的介紹，筆者更爲補充一點意思。

克氏原是蘇聯派駐美國和加拿大的商務副的購料專員，在國內時一向被認爲最忠實的共黨主要幹部之一。據他的自述，他之得任戰時重要駐外人員的職位，事前曾經遇蘇聯共黨中央政治局的負次的嚴格檢定和

調離。當他安當出國之日，又曾受到上級人員的無婚次的警告，叫他到美國後，第一件要嚴加提防的事，便是努力避免與國內資本主義的爪牙們爲他所佈置的陷阱，最好的方法是儘可能地避免和外國人交朋友。他自承在他離開蘇聯的時候，他的腦子裡裝滿了關於美國資本家的陰險毒辣的害人手段的幻覺，而他懷着一肚子酸酸對望，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心情踏上出國的輪船。

那知道他們到過美國之後，所有另觀自擊的實際情形，都和他的意識裡所留存的印象完全相反；他覺得他所接觸到的各方面同黨同友無一個不知以最坦白，最真誠，最友好的態度來對待他，就是在他到各工廠參觀時，也並沒有因爲他是一個外國人而另眼相看。他深切感覺他在這種所沐浴到的自由，輕靈的空氣，和一般人民所表現的愉快的心情，都不是他自己以誠實所能有；他因此在心中喚起一個疑問；爲甚麼他本國的上級官員老婆對美國人懷着那麼麼疑心和猜忌？後來便由此疑問產生出他的脫離蘇聯而實際行動來。他自陳他之所以毅然作此冒險之事，一部分的動機是不願意讓他的兒女再回蘇聯去受那種剝奪自由，蹂躪人權的教育。

這是一部以作者自身的實際經驗來暴露蘇聯的國內實情，和揭穿蘇政府的兩重外交政策的很難得的著述，所以出版之後，立刻風行天下。我相信作者的選擇自由，一定會替今日世界各國的青年樹立一個正確的模楷，把他們領導上比肩揚手，對極權主義的政治作勇敢鬥爭的前途。那末，中共當局之搜禁此書，便成爲勢所必至的了。（四月十七日）

齊一律的濫用

德存

齊一律 (Uniformity) 是我們這個世界的一切秩序所從出；我們都知道現代科學的基本前提，便是宇宙間的兩條普遍原則，因果律和齊一律。但在人生社會裡，我們又確實看到個性 (Individuality) 的存在，古往今來的一切文學的和藝術的作品，都得以它爲靈魂；無論那一派的文藝理論都不能不承認「沒有個性便沒有文藝」這條原則。因此，如果有人要把齊一律應用到人類身上，他必須格外留心；稍一不慎，便會弄出兩敗俱傷，無一是處的結果。

當法西斯主義的軸心集團以其煊赫一時的武功震撼當代之日，世界上的許多文藝家和社會科學者早就斷言，那只是民主自由的時代思潮裡的一個小小的迴波，雖然聲勢驚人，不久必歸潛滅。想不到在軸心傾塌之後，又有代之而興的另一個反動潮頭，完全襲用納粹的以國家的名義剝奪人民自由的手法，把自然界的齊一律毫無保留地濫用到人類身上來。這便是今日煊赫一時的蘇聯式的共產主義。

最近美國流行着這樣的一般笑話：在柏林的斯匹里河 (spree) 的兩岸上，有兩個人同時釣着魚。這條河是劃分美蘇兩國的佔領區的。在美區一邊岸上的那個人一條又一條地把魚釣上來，而在蘇區岸上的那個人却連一條都釣不到。那人向美區的人問道：「何以你釣得這樣多，而我這邊則連一條也沒有？」美區的人答道：「這理由簡單得很，你們那邊的魚連口都不敢張開來！」

我們如果看過「我選擇自由」那本書，便知道這笑話並沒有多大的誇張，在蘇聯的秘密警察控制下的人民，的確是很少敢開口說話的，因為稍一不慎，便會惹上殺身之禍，至少總要關入集中營。這樣的硬性統制，自然不難實現齊一的結果，但這樣的被動齊一，算不算一種根本違悞人性的暴力壓迫呢？

從一個藝術家的眼光看來，這種以國家的名義來摧殘人類個性的行爲，實際上與殺人越貨的禁行並無多大的差別，而在如此的社會中，藝術也不會有存在的可能。到了連藝術却不存在的時候，人類就是能够生存，亦將不免變成索然無生趣的了。難道這就是今日的「前進」文藝家所憧憬着的人世天堂嗎？（四月十八日）

遁龍椿

莊 夾

看過「封神榜」的人，大概都會記得哪吒這殺他父親李靖那一段緊張的故事。當李靖被他追逼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時候，那位廣成天尊突然挺身而出，橫加干涉，哪吒正要一槍將這個不識想的老道刺死，不料這老道神通廣大，一下子祭起一件法寶來，將哪吒牢牢釘住，連一動都不能動。那件法寶名爲「遁龍椿」，是一根柱子，上下帶着五個金環，剛好把哪吒的頭頸和四肢約束得緊緊的，只好眼睜睜看着老道把他的冤家對頭的父親帶走了。讀者看到這裏，誰也不免意識到這件法寶的特別厲害，好像在古今的人類歷史上也沒有見過這樣可怕的刑具。然而這種法寶還祇以束縛人的身體爲止，究竟還不算得怎樣殘酷。就是我們今日的現實

人生裏，想不到更有比這件法寶苛虐得多的酷刑，被現代的文明人類創造出來。

戈培爾博士的「蓋世太保」(Goebbels)，到如今已成歷史的陳迹了。代而起的蘇聯當局來執行他們的排除異己的策畧的「格柏烏」(G.P.U.)，最近已經普遍應用於一切鐵幕衛星國之間。這格柏烏的用處，略如廣成天尊的遁龍椿，它還可以同時把一個國家的全體人民束縛得連呼吸都不能自由。但它還有比遁龍椿更要厲害得多的力量，就是連人的無形思想都牢牢縛住，不讓他有最微量的自主的活動。由於這件「格柏烏」新法寶的運用，一切被關進鐵幕裏的國家的人民，都俯首帖耳，疾首蹙額，過着默默無言的苦日子。就是夫對其妻，父對其子，也從來不敢多開一次口，以免無意中墮入格柏烏的陷阱裏，造成「偶語棄市」的慘痛結果。你看，這件斯拉夫所發明的新法寶，其效力是多麼神奇啊！

就在不久之前，蘇聯的許多藝術家曾經聯名上書他們的獨裁暴君史太林，請求特准蘇聯的文藝作家以「錯誤權」，因為思想上的鐵一般的「敕令」把他們拘束得太緊了，連一丁點兒的寫作自由都不許有，那是絕對寫不出好作品的；他們為自己的寫作前途計，同時又想儘量避免被格柏烏檢舉清算的危險，所以提出這樣的要求，希望那位混世魔王網開一面。然而結果怎樣呢？上諭說：「不許錯誤！」好厲害的「思想遁龍椿」啊！（四月二十七日）

舟和水

總存

主持山西軍政大計逾三十年的閻錫山將軍，最近在上海發表他十多年來與共軍周旋的感想，他說：「人民如水，政府如舟，歷來爭奪政權的都是以舟碰舟，把原來的舟碰沉了，便是新舟代替舊舟。祇有共產黨是例外，他們要以水沉舟，其所運用的政策，便是以製造飢餓災荒來引起人民的暴動，借人民暴動的力量去推翻原有的政府，所以共黨勢力所到之處，總以煽起騷亂和暴動為第一要着。」閻將軍之所以苦守太原，對共軍堅持到底，便是由於他本人和他的所部軍民都把共黨的眞面目看得很清楚，不忍心拿國家的土地人民交給他們去盡量作毫無意義的犧牲，所以無論情勢艱苦到怎樣地步，他還是一樣地堅定不移，閻將軍之公忠體國不惜犧牲自身來作民衆的保障，很够得上垂光竹帛，爲萬代後昆所謳歌頂禮。怪不得他到本市時，受到美國機師和英國女士的特殊讚禮，稱他爲世上最偉大的人物。

他的引水覆舟之喻，很可以說盡中共幹部的基本作風，和他們同來所着意文飾的內在隱情，不過從歷史上看來，凡是援用這種政策的草澤英雄們，實際上總沒有達到成功境界的，漢末的張角弟兄，唐代的黃巢，以至明末的張獻忠李闖之流，不都是利用飢餓災荒而揭竿起事的嗎？然而結果又怎麼樣呢？何況今日中共所利用的這不是天然的災荒，而是人爲的飢餓，在共軍範圍裏的「三光」、「清算」、「鬥爭」等類的策略，無一不是以造成赤地千里，動搖農村經濟基礎爲最後目標，等到各階層民衆都變成貧無立錫，饑饉不繼之後

，自然不愁他們不受裹脅而成爲破壞騷擾的最有力的工具。但問題却在乎引水覆舟之後，第二隻船也一定無法在滔天大浪中一帆風順地駛下去。

引水覆舟的後果如何，我們是可以逆料的。弄水的妄人一定會運用更殘酷的飢餓政策去企圖遏平已成的風浪，這便是蘇聯從前在烏克蘭曾經大規模應用過的「糧食政策」——「餓死更多的人以減低因糧食不敷而引起的動亂和恐慌。然而到那時候，老百姓的薄海同聲的怒吼，恐怕便不是這些妄人的陰謀狡計所能抵抗的了。他們的失敗是必然的，不過爲我們民族前途計，最好還是及時消弭他們所煽起的風波。（四月二十日）

暗無天日的人生

莊炎

最近有一個青年問我：「在共黨政府統治下的人民，究竟過的是怎樣的生活？」

我回答他說：我本人並未躬親游歷過共黨控制的國家，也未曾嘗過中共勢力的約束，不過從我見聞所及的例證來說，我敢斷言凡被關入鐵幕去的人民，無論他屬於那一國，都在過着同一式的生活，這種生活，可以稱爲「暗無天日的人生。」

英國的工黨首相艾特禮曾言：「今日蘇聯人民正生活於一個完全與外邊世界相階絕的森林中，永遠呼吸不到民主自由的陽光和空氣。」從蘇聯的駐美購料專員克拉夫青哥所著的「我選擇了自由」的那本赤裸裸的

自傳式的敘流看來，艾特禮的這話可算是恰符事實，一點兒都沒有誇張。我們讀過由一個一向被蘇聯當局公認為貨真價實的標準的共產黨員所盡情暴露出來的那些實際情形，纔恍然知道克里姆林宮中的獨裁者所以要把他的鐵幕遮蔽得如此嚴密，連一個外來的平常游客都不肯輕易放進去，一部份的原因固然在乎不願意讓他這森林裏的暗無天日的情形洩漏到外面去，還有一部份的原因，就是要阻止外人把空氣和陽光帶進森林裏來，免使帶伏於他的鐵腕下的人民看到可欲的東西而悠然神往。這種蔽聰塞明的愚民手段，正是歷更上一切專制暴君所慣用的；我們不奇怪曾經產生過無數「沙皇」的斯拉夫民族會「鍾靈毓秀」，生出這個民主時代的尼吉拉斯，我們祇奇怪像這樣的一個幾乎連人民的呼吸都要一手統制的極權政府，却偏要掛上一個「只此一家，並無分出一的「民主」招牌！

最近本市的一家日報上刊載着一篇關於北平近狀的報告，其中說及一個姓閻的大學生因為向中共的政工人員問了一聲，蘇聯是否也會懸掛中國國旗，結果就在當天晚上失蹤；三天之後，他的遺體發現在附近山澗裏。這大概祇能算是鐵幕掩蔽下的「暗無天日的人生」的一個小小例子。我真不解那批自號為「民主同盟」和「自由思想者」的先生們何以偏要費盡氣力，企圖把這重遮天蔽日的鐵幕的一角延展到我們自己的頭上來！（五月一日）

「拍拉劃西」

莊炎

近來看到某「民盟」要角所寫的一篇討論自由的大文，作者原是一位頗負時譽的學者，從前也會寫過不少的政論文章，其見解頗為時人所重視；而這回所發表的那篇大文，却頗令人失望。他主張所謂自由，應有「政治的自由」與「文化的自由」的區別，據他的看法，我們生於二十世紀中葉的人，祇好保留文化的自由，而政治的自由則早已成為歷史上的陳迹，我們只有完全放棄了它。這種論調，我們在希墨二厥說一世的時代，已經聽見得太多了，想不到在法西斯主義號稱已被現代的民主主義完全消滅了之後，我們又有機會從一個自命為民主自由派的文化鬥士的筆鋒底下，重新看到它。

我們早已知道，在今日的共產勢力所達到的地方，人民是不許有個人的自由的；他們都要無條件地蟄伏於少數「教條」之下，做着極少數的執政者的不侵不叛的臣民。他們的一切軀體上的和精神上的自由自主權，都要永無例外地被這少數人以「國家」的名義去剝奪淨盡，而所謂「國家」，便是完全以這少數當局者為代表，和法王路易十四所謂「朕即國家」並無分毫的差異。結果犧牲一切的是全體民衆，而代表着「國家」享受一切的，便是這少數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攫取政權的新式專制暴君。

個人的自由權原是與生俱生的基本人權之一，近代民主主義的開山始祖盧騷氏曾言：「人民和政府之所以發生契約的關係，就是要政府負責像他們保障他們所固有的基本之權」。我們淺學者流，真不知那位民盟

要角所名爲「政治自由」的是從何時起，開始失掉。那位先生既然是「民主同盟」的委員，總應該知道在民主國家的法律中，每一個人都享有完整的「私權」，在英美叫做「拍拉劃西」(Privacy)——指的是每一個公民都可以自由處置那些完全屬於他一己之私的事情，任何人都不得加以干涉。英國有「每一英人的住家都是一座堡壘」之諺，這便是民主國家保障私權的法律的表現。凡是不能保障，或故意摧殘人民的這種私權的政府，無論掛着什麼招牌，都是反民主的政府，如過去的軸心，今日的鐵幕，皆其例也。(五月三日)

機 械 人

慈 存

關於人類與他種動物的區分，有人說：「人是能笑的動物」；又有人說：「人是有靈性的動物。」笑是喜樂情緒的表現，其他的比較高等的動物，當然也都具有這樣的感情，不過表現的動作與人不同而已。至於所謂靈性，則頗不容易具體說明他的界說，有些動物心理學者以爲猿類和犬類都具有近乎我們所謂靈性的心理特徵，與人類相比，大致只有程度上的不同，因此，我們不能以此來作區別人獸的標準。

只有人類的「個性」或「人格」(Personality)，似乎最足表現人的特質，因爲在所有的動物中，每一個體所具備精神上的特殊性質，使這一個體與他的同類截然不同，實際上可以說是絕無僅有。除了人類以外，所有的動物都是完全憑藉牠們的天賦本能 (instincts) 來活動，而這些本能却是在每一種類中完全一致的

。對於一條具有相當智力的狗，我們可以拿人類所做的事情教給他，使他表現出與其他的狗不同的獨特的行爲；但這種後天的灌輸是人爲的，不是自然的，所以絕不能維持永久，只要一遇到機會，牠的本能便會突然顯示出來，使牠平時所受於人類的特殊訓練全部被推翻，面恢復牠的與其他的狗完全一致的本來面目。我們人類却與此大不相同，每一個體都先天的具有一種獨特的個性，把這種個性表現於行爲上，被叫作人格。個性強的，任何後天的經驗和教育，都不能把它轉移改變。所以中國從古便有「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的傳統諺語，而一切文化的創造，也有大部份是導源於這種特殊個性的發揮；這是現代的文化學者久有定論的了。

從華北各城市傳來的片段消息，使我們窺見中共今日所施於人民的「解放」手段，其最大特色，便是儘可能地抹殺人類的個性，而使之共同從事於無差別，無等級，無智愚賢不肖的區分的純機械式的工作；換言之，就是純粹把活生生的人當作死板板的機器，只要他們去服從指揮，按時生產出工作的成績，便算是把他們帶上了人世的「天堂。」這樣一來，活人都變成了死機器，在操縱支配上，自然是便利萬分，但從人的立場看來，像這樣的天堂，便遠非一般有理性，有感情的人所能忍受的了。你願意人家把你當作一個沒有精神生命機械人來看待嗎？（五月五日）

「五四」的回憶

總存

「五四運動」到今年恰好三十週年。古人謂「三十而立」一個人到三十歲，正是方壯之年，應該以生龍活虎般的精神，投身於社會事業上，對國家貢獻他的勞力。而我們這個開闢全國革新風氣的學生運動，到後來定名為「文藝節」的，到如今雖已有三十年的歷史，而說到對民族，對國家，所貢獻的勞績，却可憐得很，除了文藝作品外，幾乎再沒有其他的表現，可以舉示世人。也許將來的歷史家在紀述到這回運動之時，會加上一句論斷說：「這個志在革新的青年運動，在出世不久之後，便為根深蒂固的傳統勢力所吞噬，所以除了幾篇用新體裁寫成的文藝作品以外，我們很不容易看到它的遺跡。」

民國八年，筆者正在北平讀書，當這次學生運動最初爆發的那一天，我也曾躬預其盛，至今還保留着一個很清晰的印象。那時全國人民正為着巴黎和會之犧牲中國權益去遷就日本而感到異常憤怒，首都的大學生也由北京大學全體同學之振臂一呼，而燃起了反抗強權政治的怒火，發出要求政府不承認這種由克里孟梭，威爾遜和勞合喬治三鉅頭支配一切的以強凌弱的平等和約。在五月四日那一天，各公私大學的學生全體齊集天安門外，除通過向當局呼籲的議案外，併決定結隊遊行示威，同時有一部份人提議到趙家樓曹汝霖的住宅去向曹氏質問。政府當時對巴黎和會的根本政策。那時曹氏正任着外交總長，與陸宗輿、章宗祥、汪榮寶三人同屬親日派，有四大金剛之稱。同學們平日對他們感情就很惡劣，那一天更有不少魯籍的學生，說曹等存心出賣他們的家鄉，因此，一到曹宅的門前，被門房餉以閉門羹之後，便立刻激動起來，臨時找來許多鐵

條木棍協力攻擊他的大門。後來還有人在門前放了一把火，結果纔把大門打開。那時曹氏已經從後門跑掉，那班憤怒的青年，在客廳門口找到了章宗祥，知道他便是前任的駐日大使，便把他圍毆起來，打得他抱頭鼠竄而去。那一天以後，政府便對學生會特別戒嚴，而且有購兇打擊段錫朋（學聯會的總務組長）的傳說，致使一連經過好些日子，學生會裏的要角都要化裝出入，天天要換開會的地址。而全國的學生干政運動也跟着以瀟然莫禦之勢蔓延開來。

然而當年的學生運動是自發的，是人同此心的自然流露，是整個對國家民族抵抗強權侵畧的呼聲和火把，所以事發之後全國各地的工商界和教育界都迅速自動的予以真情的響應。這一點，與近來不少次數之外讎的和受職業學生在幕後操縱的所謂學生運動，真不可以同日而語了。（五月六日）

一幕實現的活劇

莊 史

在蚌埠附近的一個小縣城裏，住着一個善良的半自耕農，戶主姓甯，已經快近七十歲了，因為習於勞動的關係，看起來還相當精壯。他有一個老妻，四個兒子，三個媳婦，兩個未出閣的女兒，以及五六個孫子和孫女，一家十多口人，再加上三四個長工，人口相當繁庶，在當地也算是頗過得去的小康之家。靠着三四代以來的辛勤和省儉，附郭的田地慢慢增加起來，到這個縣城被赤潮淹沒之時，他名下的田已經有六十餘畝了。這老甯祇聽得人人都叫着「坦白」和「鬥爭」，他完全莫名其妙，還是和平時一樣地率領着他的兒女媳婦們

努力耕他的田。後來有一個鄰人警告他不要再僱用長工，以免被列爲富農，他立刻加上兩倍的工錢，把那個長工遣散了。

過了幾天，有人登門叫他參加「坦白」大會，他只好奉命唯謹，心裏以爲又要叫他捐多少穀米罷了。

在蘆蓆搭起的棚台上，居然留給這老頭兒一席之地，真使他因爲受寵若驚而感到異常穀釐。不一會，有人高叫他的名字，叫他站起台前來。那時便有一位類似大老爺的人物，向着台下叫道：「現在叫這個剝削工人的沒良心的大地主老甯來坦白」。又回着頭來向着宅甯低聲說道：「你只要都承認了，便沒有你的事，不承認便要殺頭。」那時便有另外的一個人高聲報告他的「罪狀」，無非是幾時幾日，尅扣長工某某多少錢之類。老甯在糊裏糊塗中，只好不住的點頭說是。

最後那個類似大老爺的人說話了。他說，根據那些「罪狀」，應該把這個罪大惡極的地主所有的田地和倉穀，連同他的住房全部沒收，問大家是否贊成，台底下的最前面立刻舉起了十多隻手，大喊「贊成」，那些站在後面的人，不住地互相詢問着是甚麼事；大家回答說：「是配給糧食，問你們贊成不贊成咧」配給糧食，還有不贊成的麼？於是台下的人一致高呼：「贊成，贊成！」

就在那一天晚上，甯家的人都被趕出，連一條草都不許夾帶。不多幾日之後，有人在附近的池塘裏發見了十多個屍體，鄉民們流着沈痛的眼淚，把他們埋掉，事情也就算完結了。

這便是所謂「坦白」的德政！這與人無忤，與世無爭，一鄉皆稱善人的老甯的一家十餘口，便毫無抵抗地被他們「解放」到西方極樂國去了（五月九日）

人性與科學

懋 存

美國麻撒朱薩州的科學院，是世界最有名的科學研究機關之一，對於近代科學之發展，曾有過許多光榮的貢獻。上月初，該院舉行一個盛大的易長典禮，乘機延請各部門的著名專門學者開了一次大規模的辯論會，辯論的題目是：「本世紀中間的一次權威的估價——科學進步在社會上的應用。」

參加這個辯論會的學者大都共同認定本世紀在種種學術上都實現了更深入的和更廣大的成績，由於科學的進步，人類已經在實際上具有了空前偉大的能力；但同時大家又都同意別下列的一宗事實，即人類的力量已經幾乎要擴張到我們這個星球以外去，要在太空中尋覓新的征服地，而對於人類自身，却依然沒有充份的能力和知識去消除普遍存在着的災難和混亂；在人類眼中，已經顯然望見了一個根本消滅貧窮的人生，而現世界的人所體驗到的貧窮的苦惱，却反而比之前代的人更為深刻些。這是二十世紀中葉的人類所共同感覺到的一個根本的矛盾，所以參加這次大會的發言人大都承認今日人類的最大事業，並不在乎如何去駕馭自然，以求取自身的生存，却在乎如何去駕馭他自己。換言之，今後的人類必須自行確定他的生命的秩序。這也定幾千年來的傳統的道德問題，不過由於現代科學的進步，使它變成比從前更為追切得多，而急需尋取一個適當的解答。

在這大會中表示解決這個問題的意見的人，顯然分成兩派：其一以柏林斯敦大學的哲學教授馬里頓為代

表，主張人類必須把科學的運用完全納入哲學的支配下，以我們的智慧去處理關於物質世界的探求；其他一派以哈佛大學的物理學教授勃里治門爲代表，認爲科學的方法已經够領導人類，凡是不能以科學的方法去處身的問題，都可以置之不談。這兩派的爭論也是久已存在的，我們可以斷言它一時間還不容易獲得一致的結論。在我個人的意見，則頗傾向於贊同後一種的主張。

然而今日的文化與文明，是千萬年來人性與智慧發展的總業績，它本身具有無可倫比的歷史動力與惰性，其中當然也含有在科學範圍以外的構成素，那也不是我們所應當一概置之不談的。所以我頗認爲勃里治門一派的主張也未免有點兒太過武斷。（五月十日）

科 玄 之 戰

莊 炎

昨天談到「人性與科學」的問題，使我回憶起二十多年前震動全國學術界的「科玄之戰」，其所討論的中心問題，就和美國麻省科學院這回舉行的辯論會所爭論的主題差不多。那一場的論戰是由張君勱先生的一篇論及科學不能解答全部人生問題的演辭所引起的。那時梁啟超先生正發表了他的「歐遊心影錄」，把「科學破產」的口號傳進中國來；張先生的那篇演講辭便是沿着這條路線，發揮他的哲學補救科學的偏隘的主張。跟着便引出了丁文江先生的一篇打倒玄學鬼的大文，以輕鬆的筆調抒發他的一切人生活動都是科學研究的材料的意見，認定科學所接觸不到的地方，玄學也無能爲力。從此之後，國內的學術界便發生了一場規模很廣大的論

戰，當然是學科學者擁護了先生，學哲學者擁護張先生。這場論戰一直延長到下半年之久；最後由吳稚暉先生發表他那篇傳誦一時的名著「一個新信仰的人生觀和宇宙觀」，纔算獲得了一個近乎一致的結論，而暫時結束了這場論戰。

這次在麻省科學院的辯論會裏所表現出來的兩派主張，馬立頌教授的一派和張君勱大致相同，勃里治門教授的一派，則與丁文江更相符合。可見像這樣的一個牽涉到人生全體的大題目，實際上是永久存在着的，我們很不容易期望它會在一兩場的辯論中獲得一個衆議僉同的答案。

科學是否能夠處理人生全部的問題，和人性或人類的智慧是否超越於科學之上，這二者看起來似乎是兩個獨立的問題，其實歸根到底，祇是一個問題的兩方面而已。如果人生的一切活動也如整個自然界的萬事萬物一樣，無一不在科學的範圍之中，可以讓我們運用「科學的方法」去分析探討，那麼，我們根本上便不會有靠人性去主宰科學的可能。這便是勃里治門和丁文江這一派的想法。

然而在人生經驗的範圍裏，實際上是確實存在着多少科學所處理不來的現象的，所以我個人覺得吳稚暉先生所提出的「對於未知的世界，我們也要責成玄學東帶着論理的色彩去探究一番」那種見解，比較來得合理些。不過像馬立頌一派的以為把科學置人性支配下，便可以改善現代的人生的那種看法，那又似乎有點過於樂觀，怕不是事實所能容許的了。（五月十一日）

假借名義

繼存

假借名義和濫用權威，原是中國人的拿手好戲，而經過千百年來不肖官吏與土豪惡棍交相利用，以魚肉人民之後，這兩種傳統技術，更有精益求精，而結合為一體的傾向。而在這二三十年來，把它發展到最高頂點的，却是集斯拉夫與中華兩大民族的陰謀暴行的大成的中國共產黨。

從近日所得到的華北各地的消息，我們隨時隨地都可以找到共產黨人的假借名義和濫用權威的例證。一個最低級的指導員或組訓員之類，便可以為所欲為，恣無忌憚地濫施生殺予奪的大權，而於其發號施令之時，他却一定不會以自身的地位去負責，而必諉之於「人民」的「公意」。其實所謂「人民公意」者，完全被掌握在他們幾個人的手中，他們可以隨着自己的意思去擱置虛構許多離奇古怪的名目，只要推到「人民」的頭上，便算是與他們自己毫不相干，而結果達成目的的却始終是他們自己。所以拿論理學去評判起來，所謂「人民」也者，應該就是他們自身，而真正的人民則除了被他們隨意利用來作擋箭牌，或作為寶狗肉的羊頭商標以外，早已被他們置諸腦後。

葉劍英於榮任「北平市長」之餘，曾在甚麼軍民聯歡大會裏興高彩烈地高聲大嚷道：「以前的市長，如何思源，劉琦章等人都是偽市長，今天的市長纔是真正屬於人民的，從今以後，這北平市政府便是你們人民的市政府了。」那些被迫出場的市民都面面相覷，互相問訊着「這市長是你有份選舉的嗎？」比較年老的人還要

追問一句：「說法屬於我們，我們能說一句話，能出一個主意嗎？」然而葉劍英依然自號爲「北平人民政府」的市長，這市長當然是貨真價實，如假包換的「人民！」誰要表示懷疑，誰就是「反動份子」，應該受「人民」的嚴厲裁判。

中共的最高原則本來就是「一切都是可利用的工具」，人民自然也包括在內，單是借用他們的名義，已經算是十二分客氣的了。（五月十三日）

人性的歪曲

莊 炎

從前聽人說過：「國軍所俘獲的『小鬼隊』，大都是沒有姓的，如果追問得緊了，他們便胡亂以「姓天」，「姓國」爲對。那時我還以爲這些小孩子也許是在很幼小時便離開了父母，所以把姓氏也忘記了。

最近有一個朋友告訴我一件真的事實，他的同鄉——順德——黃某，原在國軍某師充當軍官，後來在直魯邊境被共軍俘獲，因爲他是砲兵科的技術人材，得被留用；他有一妻一子，都被分別送進學藝所去受訓。當他的兒子入學時，曾經流着眼淚，懇求他每星期去看他一次；他的太太也帶着依依不捨的情緒同他提出同樣的要求。但當他作第二回的探望時，他的太太和他的兒子都完全改變了態度，叫他以後不必再去看他們了，因爲他們已經和他沒有關係，以後是「國家的人」了。那時他曾和他的太太爭論了一會，說他們的結婚經過

完全合法的手續的，怎能無緣無故地便脫離了夫妻的關係？但他太太的表情却冷淡得很，始終一口咬定從此你爲你，我爲我，各不相干。他感到異常失望，覺得沒有再在那地方留戀的必要了，纔想盡種種的方法，隻身偷跑回南方來。他對於兒子的改變態度，還不認爲十分奇怪，最令他不解的，是相從十多年的中年妻子，平時感情頗好的，也竟然會在這短短的半個月的期間，生出如此重大的變化，好像相視如路人一樣。因此，他對於共產黨人所運用的改變人類性情的「教育」方法，頗致傾佩，認爲它具有意想不到的神秘效力。

我聽到這件事情以後，纔恍然於「小鬼隊」之沒有姓氏，原來就是共產黨徒所實施的打破家庭系統的訓練所產生的自然結果。那位黃先生所躬親經歷的事實，也許是共黨的威脅手段所使然，他們很可能以恐怖刑法去恫嚇他的妻兒，逼着他們對他說出這樣的話，纔會獲得如此整齊劃一的效果。他們以爲必須把人的性情控制到這種程度，纔能使他切斷一切人與人的感情關係，而變成無條件地替他們終身服役的牛馬。也許他們的脅迫方法可以收到一時的功效，但像這樣的拂逆人情，歪曲人性的權威，實際上是絕對不能長期存在的，我們可以在人類過去的歷史裏找出不勝枚舉的例證來。（五月十四日）

北京人的變態

總存

「北平人」是久已被採用爲中國的一部份特殊民衆的通稱，尤其在北平父老的口中，當他們提及「咱北京人」（「咱」字是「咱們」兩字的切音，讀起來畧如「盞」字的陰平聲）時，其涵義是指故都城裏的一部份「國都的世家」而言，這些人不一定是北平的土著，事實上至今還居住在城裏的北平土著也少得很；他們大都是從華北各地流寓到北平來的，但總得在那兒居住過三五代以上，所有的生活言談的習慣都已經完全全地「北平化」了，然後有資格配得上這個稱號。這一種人的特色，便是想得遠，見得寬，生活得優游閑適，無論在怎麼樣動盪不安的環境裏，他們都能够以不慌不忙的態度去相機應付，從來不會被甚麼突如其來的大變故恐嚇到倉皇失措，也不會爲了甚麼特殊的幸運的來臨而表示出欣躍如狂，喜心翻倒的熱烈情形。在他們自己看來，他們是好幾輩子都在「天子脚下」生長着的，對於任何的大場面，大事情，都已經司空見慣了，所以無論有什麼事故發生於他們身旁，都不能使他們受到多大的情緒上的影響，因而突然喪失他們那套「好整以暇」的態反。但在有些研究歷史的學者們的眼中，却認爲在最近兩三個世紀中，這些「北京人」所躬親經歷的天崩地塌一般的大災難實在太多了，因而由於遺傳的作用，在不知不覺中把這種近乎麻木的特質，保留於他們的神經中樞之內，結果便形成了今日的「北京人」的這一套特殊作風。要之無論理由何在，所謂「北京人」者每能在動亂不堪的環境中，屹然保持着他們的鎮靜如常的神態，那却是一件人所共覩的事實。

現在神京被陷，故宮喬木已淹沒於橫流的赤浪中。就是最鎮靜的「嗜北京人」恐怕也不免第一次感到手足無措了。北平的一般民眾平素都以「理」字爲最基本的標準，一問到「你講理不講」？就是最蠻橫的人也絕對不敢回答一聲：「我就是不講理」。如今他們終於在萬分不幸的惡運中，第一次碰到了根本不懂理爲何物的共產黨人，你如同他講理，他只有痛斥你爲「封建餘孽」。過去的北京人何曾遇到過這樣的「蠻子」？於是乎今日的「嗜北京人」也祇好在徬徨失措中完全失去他們那一套突世相傳，「繼續纏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的安詳鎮靜的神態了。

這種北京人的變態，人生世上原是不容易見到的，而我們今日竟能躬逢其「盛」，非厚「幸」歟！（五月十六日）

「鮑」「法」同源考

莊 炎

今日在全世界發動其所謂「世界革命」的共產黨國際組織，誰都知道是從由蘇聯一手支配的「第三共產國際」蛻變出來的，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第三國際」，則一向操縱於蘇聯的「鮑爾薛維克」派工人運動首領的手中。這一派工運領導者向來奉馬克斯與昂格爾的「以暴力劫奪政權」的主義，故日本人將它譯爲「過激黨」。從一派的核心理構所一手訓練出來的各國共產黨徒，在近二十年來所共同呼喊的口號，第一

個便是「打倒法西斯主義」；現在的國際共產情報局在各國所發表的宣傳文字，也常常以消滅法西斯主義的勢力來號召各國的人民。那麼，共產黨與法西斯派的政黨應該是如冰炭一般的勢不兩立的了。然而揆諸事實，却大謬不然，這兩種政治勢力在名義上雖然大相懸殊，而在實質上却互相抄襲，殊途同歸。

從前有過這樣的一段流行笑話：甲問乙道：「甚麼叫道共產主義」？乙答道：「比如我有兩間洋房，我便分一間給你住；又比如你有兩隻雞，你也分一隻給我；懂不懂」？甲說：「懂了」。乙便接着說道：「那麼，你家裏現有兩隻雞，就應當先拿出一隻來」。甲說「那麼你的洋樓呢」？乙說：「我現在還沒有嘞，等我有了時，我也一定會拿出來給你的」。

這便是共產黨的執政者所用來愚弄人民的以「空領支票」榨取人民的一切財產和勞力的一貫作風。如果你不肯就範，他們便以國家民族的名義來把你的生命都剝奪了。當希墨二魔挾其秘密警察的實力，從心所欲地把德義和東南歐各民族恣意宰割時，不也是運用着同樣的手腕麼？史太林在初登大寶時所用來誅鋤異己，鉗制人民的「赤卡」(Cheka)，一變而為納粹的「蓋世太保」(Gestapo)，添入戈培爾和希姆萊兩位特工天才所發明的無限新毒素，再變而為今日克里姆林宮在整個鐵幕地獄中所運用着的荼毒生靈，無孔不入的「格柏黨」(G.P.U.)，便是「鮑」，「法」兩派勢力殊途同歸的最明顯的表徵。(五月十七日)

民族的自信

莊 炎

記得華南日本派遣軍總司令田中久一在廣州被處決之前，曾經說過一句很足使我們觸目驚心的話，也算得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他說：「中國的真正國難，現在纔真正開始。」同時他併對日本這次的侵華行動，表示無限的歉意。據我們的推測，他的抱歉大致是因為他們這回的進兵中國，把中國的原來就很貧弱的經濟力量破壞無餘，其結果適足以促成中共的攘竊政權的野心；這一點原是最根本違反他們一貫的國策的，所以他對此事特別表示歉意。近三年來的事實開展，已經證明他的觀察的不誤，這也許是旁觀者清。

最近又有一個日本人以同樣的旁觀者海清的立場，發表他對中國目前局勢的觀察，那便是現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他說：「中國民衆的堅強的民族意識，將來一定要克服共產主義」。我們看到外人對我們民族的這樣信賴的評判，一方面固然很盼望它也如田中久一的觀察同樣的正確，一方面也被它引起相當的情緒上的興奮，而不得不反躬自問一句話：「我們今日果然還有如此堅定的自信麼」？

從最近各方面所表現的實際狀況看來，我們目前所最感覺危險的，還不是軍事的挫折或經濟的不安定，而是多數人的精神上的動搖。這種明白表現於各方人士的行動上的動搖狀態，已經充份顯示在今日負着重責的人，基本上以經完全失去了自信；儘有一些身居高位者流，一邊在大庭廣衆之中，叫人不要恐慌；一邊又把自己的家屬與細軟紛紛送到國界以外去，分明擺出一個動搖到不能自信其所言的例證，看了這種樣子，真

使人不能無疑於吉田茂的話，是否陷於過份的誇張。

一個屈原可以振興楚國的士氣，一個貞德可以崛起法國的民族精神，一個王船山可以發揚清初學者的堅定不移的氣節。今日我們國家的空前危機，正需要這一種偉大的人格來負荷領導的使命，充當發動民族的堅強意識的原動力了。（五月十八日）

魔 星

莊 炎

水滸傳的楔子記洪太尉到龍虎山請張天師，打開了歷代囚禁魔星的井，結果飛出一百零八條的黑氣，向四方八面分散開來；後來這些魔星降生人世，便成爲梁山泊上的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把宋室的江山鬧了個不亦樂乎。這正是我們中國老百姓的傳統思想，父老們把社會上的人爲的災難看得太多了，對於那些專替人民製造災禍的「英雄」們實在無可奈何，只好歸之於劫數，而認定這些爲禍人群的壞蛋都是應劫而生的魔君。既然是天命使然，那魔身受其害的善男信女們也只好嘆一口氣，自恨「我生不辰」，把滿懷冤憤硬嚥到肚子裏去了。

就我們眼見的事情來說，這二十年來人世上最大的魔星，當數希墨兩位西法斯派兩大頭目。我們這個以文明邁百代自豪的世界，居然被這兩個魔君攪得天翻地覆，差不多把二十世紀的光華絢爛的文化連根拔了起

來。如今他們是「災」成身退了，而由他們倆一脈流傳下來的大弟子佛朗哥却還在西班牙大顯威風。就在不久以前，美國的雜誌上曾經刊登一段關於這位法西斯頭目的笑話，據說是從西班牙本土流傳出來的。它說：有一回，佛朗哥帶領着他的太太和公子乘飛機出游，他忽然拿出兩個金幣對他兒子說：「我們把這兩個金幣丟下去，便可以使得任何一個拾到它的農人快樂一番。」他的兒子說：「那到不如拋下二十塊金幣讓更多數的農人得到快樂。」他太太說：「如果我們丟下二百金元去，那不是快樂的人更多嗎？」這時在前面駕駛的飛機師也接口說：「假如連你自己都跳下去的話，那更要使得全體西班牙人都歡喜到謝天謝地呢。」從這段有刺的笑話，我們便可窺見今日西班牙的人民所受於這個魔君的迫害，是如何之大。這種屯蓄於國民意識裏的積怨，到後來總會激起「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的憤慨呼聲。

我因此聯想到既身錢幕後面的那位現存天字第一號的混世魔王，那時如果也坐在佛朗哥的飛機上的話，那位憤火中燒的機師一定會對他說：「假如連你也跳下去，那將要給予全世界的人類以最大的歡欣！」

（五月十九日）

愛與恨

懋存

從前李石曾先生曾經說過：「孫中山主義的出發點是愛，馬克斯主義的出發點是恨。」以愛字和恨字來區別這兩派同屬於社會主義下的思想與行動的根本差異，可說是一言破的。

我們都知道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講辭裏，本有民生主義即共產主義這一句，而馬克斯與其後繼者列寧等人所標榜的，也是共產主義，因此，孫馬二氏的思想本可說是殊塗同歸。我們所要特別注意的却在乎這兩派思想的最初出發點。

國父的思想大體是從中國兩千年來的傳統政治學說蛻化出來，這種學說的基本要旨是以每一個體的誠意、正心、修身爲出發點，而由領導份子以「仁以爲己任」的負責精神來推動全民族的體讓和互助的精神，使成固定的傳統制度，以調節人類的自私心和佔有慾；如此纔可以永遠保持着社會秩序的安寧，而由在位者來公平處理生產的分配提高，以造成一個人人都得自遂其生的大同社會。

今日的所謂「馬列主義」則完全着眼於社會上某種流行的病態，而以人類不平的憤恨爲火種，特意對它蔓延開來，造成一場燎原的大災。他們故意煽揚起個人的從佔有慾出發的不滿之感，而引導他去從事「鬥爭」，要以大規模的暴力行動根本推翻傳統的文化制度和當前的社會組織，然後在滿目荒涼的廢墟上重新建立起一個人類社會來。他們費了如許力量去造成這樣的燎原大火，當然不免收到玉石俱焚的結果，壞的東西固

然擄去，好的事物也就無從保留。而在廢墟上再建起來的那個社會，是否能夠符合多數民衆的願望，根本廓清他們的不滿之感，那更是誰也不敢保證。我們看了近日華北各都市所表現的情狀，便可窺見這些迷信暴力
的妄人所致力追求的，簡直是捕風捉影，徒然犧牲無數善良國民的生命財產，結果却誰也沒有得到一絲一毫
的好處。以此來改造社會，結果只有恨上加恨而已。

如此去發洩憤恨，促進鬥爭，畢竟有何意義？正如法西斯主義的健將佛朗哥在進行着塗炭生靈的內戰時
所悍然對外國訪員說：「我正要殺掉半數的西班牙人來拯救其餘一半的西班牙人。」那被殺的一半算是做定
犧牲了，這被他的刀鋒留下來的另一半，到如今又蒙受到他的甚麼惠澤呢？

我們在這裏又見到共產與法西斯這兩種極權主義交輝互映的明徵。（五月二十日）

自由的爭取

軍 國

自由爲人類基本的權利，亦爲人類自然的要求；沒有自由，人類生存便沒有保障，人類生活也失却意義了。「不自由，毋寧死」，這表示着自由對於人生的無限重要，也顯現着人類要求自由的極端強烈。

的確，若是人類在社會中所應有的合法合理的自由被剝奪了，即是說，人類飲食、居住、講話、做工、行動……等等都沒有了自由，縱使人家有飯給汝吃，有給汝穿，有衣給汝做，那也只等於監獄中的囚犯，籠中的鳥，框中的虎，或如一架死的機器，任人壓迫、欺凌、作弄、擺佈，試問人生還有什麼意義？

所以，人類爲使生存獲得保障，爲使生活富有意義，必然的努力去爭取自由，甚至寧死而不願喪失自由了。古今來，人類爲爭自由而犧牲了千千萬萬的生命，演出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蹟，使人類歷史增添了無限的輝煌與光榮，並使今日一部份的人類，得以享受自由的幸福。

但是，今日大部份的人類，仍舊未能獲得自由的享受，甚且有些原已獲得自由幸福的人們，現在復已喪失自由，或正在遭受喪失自由的嚴重威脅，這是人類的大不幸，而我們爭取自由的努力，亦應因此而加倍增強。

我們讀了克拉夫青科所著「我選擇自由」這本書知道了俄國人民自一九一七年革命，共產黨專政以來，即已喪失了一切的基本自由，並且有許多俄國人民爲爭自由而被屠殺，放逐，或坐牢，逃亡。克氏本人即爲受不了蘇聯當局的壓迫專制，而「選擇自由」冒了極大之危險，逃出了極權橫暴的統治，願爲爭取自由而努

力。在中國所謂「解放區」的人民，尤其青年學生，亦因受不了共產黨的專橫、壓制、威脅，而不顧一切的困苦危險，紛紛的爲追求自由，而逃到政府區來，並均表示願爲全中國人民的自由，而誓死反共。這都是人類爭取自由的崇高表現，而值得我們的尊敬與效法。（五月廿一日）

神性與獸性

莊炎

曾經有人說過：人是介乎神與禽獸之間的生物，因此他身上兼備着神性與獸性。這話很有道理，所以從古以來，一切教人修心養性的學說，都是要充分發展他身上所帶有的神性，而沒有受過相當德性上的訓練的人，每每容易把他身上所稟賦的獸性流露出來。

雨果（Hugo）的「孤星淚」（原名悲慘世界）敘述華爾若望從監獄放出來，被一個不相識的教士收容過夜之時，他曾滿懷納罕地向那教士問道：「你這樣隨便留我在你府上過夜，你怎知道我不會在半夜裏謀殺了你？」那教士答道：「那你也怎能知道留在我家中，不會在半夜裏被我殺死？我們宗教裏的人是不會這樣懷疑人家的，因爲你和我都一樣的是有理性的人」。

那一夜華爾若望偷走了教士家裏的銀碟之後，本來真想一棍將他打死，後來在月光裏看到他一臉的心安理得的酣眠神氣，纔終於不忍下手。這是華爾若望的天賦的善根——神性——還沒有被他那時對整個人類謀

報復的一腔憤火——獸性——所完全泯沒的緣故。

我又看見過法國短篇小說之王莫泊三的一篇描寫幾個非洲探險家的心理變化的作品，這幾個探險家迷失了路徑，所帶的糧食和水都早已用光，在飢渴交迫的當兒，他們只好竭盡身上所有的餘力拚命向前走，希望走出這片無人的荒野；他們每個人都與其他同隊保持相當的距離，而且誰也不敢歇下來睡一會覺，因為生怕同隊的人一下子把他殺死，而以他的血來解渴，以他的肉來充飢。也許人到了那樣狼狽不堪的情形，他的身上便只餘下獸性了，所以就是同盟結義的好朋友，也不得不彼此互相戒，以免一個冷不防，立刻膏了同道者的血吻。

我們當然要求承認人類身上至今還帶有從千萬代祖宗流傳下來的獸性，可是人類之所以能營羣居的生活，就全靠我們千百年來以神性制裁獸性的努力；這兩極點的折衷，便成爲一個不折不扣的「人」。如今却有人拚命去煽揚起人身上的獸性，叫人完全擺脫理性的約束，而一年到晚去致力於「鬥爭」，那豈不是有意驅逼人類復古到「猿人」以前的四條腿時代去嗎？他們老愛罵人「開倒車」，據我看來，這個倒車纔開得厲害啦——它一下子把我們拉回到十萬年前猩猩的世界去了。（五月廿二日）

一位老北京的話

莊 夾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碰到一位由故都逃出來的老者，替他傳譯了幾句話之後，很引起了他的近乎「他鄉遇故知」的好感。北京人向來是喜歡說話的，這位老者也不能例外，他滔滔不絕地說出下面的一段話；我現在一字不易的把它記錄在這裏。

「現在的北平，提起來真叫人傷心。我今年活到七十三歲了，可真沒有碰見過今兒的世道。別的都不要說了，光是一天到晚的窮開會，就够把你鬧到頭昏腦脹的。爲甚麼好好的大學生，都放開書本不去念，一天只怪着開些倒他媽的霉的會兒！難道就這樣緊着開會下去，就能把國家弄好，叫老百姓都有飯吃嗎？先生，我告訴你，這裏頭並沒有安着甚麼好心眼，他們爲的是把這些青年的小夥子們折磨得筋疲力竭，便不會再有人出頭來奪他的江山。先生，你是讀書人，你說他們這種手段是不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一般無二？

「還有更招人生氣的事情咧。他們把你家中的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全都拉去加入他們的甚麼鬼會，一天到晚祇叫他們拋頭露面，跑到馬路上扭秧歌。你知道啦，咱們北京人最講究的就是禮貌和格局，連最不懂人理的日本鬼子跑進北京城裏來都沒敢動一動咱們的習慣和風俗。現在誰料想得到這批沒出息的傢伙竟然把這種鄉下小孩子所頑的玩藝兒拿到堂堂的國都裏來大唱大扭，而且把人家的閨女也拉到大街上來擺出這副死相來，也不怕寒塵！甚麼「太陽紅，日東升，中國出了毛澤東」，這毛澤東替咱們老百姓帶來了甚麼好處？除了

把整個中國弄得七零八落，遍地干戈以外，還有一點兒對老百姓真正有利益的事情做出來麼？

「先生，別的好壞都不用提了，我祇問你一句話：在咱們北平過去一千多年的歷史上，可曾有過一個滿城裏找不到一面國旗的時期？我今年活到七十三歲，總算第一回開眼，看到咱們自己的國土上，單掛着別人的旗子，我們自己的兵士們，帽子上都空蕩蕩的沒有代表國家的帽章。像這樣的稀奇現象，恐怕也不是你先生書本上所會看見過的吧？天下竟然有不要祖國的人，還綁着臉不害臊，硬說是爲咱們人民去革命！只可惜我的年紀太老了，扛不起槍砲來，如果我還年輕的話，我一定拿我這條反正不值錢的命去和他們拼了，也總比忍受他們的無窮無盡的烏氣好得多啦。……」（五月廿三日）

文明與野蠻

總序

我們這個世紀，常被一般人尊稱爲自有生民以來的最文明的時代。這究竟是否實情，那就要看你是從那一方面來觀察。

文明的對面，自然是野蠻。所謂野蠻時代者，大家都是指人類是未有文化，或文化程度很低下的時期而言。講到文化，我們今日當然是燦然大備，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比古人進步得多了。然而這些文化是業績對於現代人類，究竟有沒有產生何等根本的改變——就是社會學家所說的「改良」——呢？

我看見過一張漫畫，一邊是兩個野蠻時代的男女，披着很長的頭髮，圍着很簡單的獸皮，躲在一個山

洞裏過夜，男人的手上拿着一支石棒，當然就是那時候保護自身安全的武器了。另一邊也是兩個男人，穿着漂亮的衣服，也躲在一個山洞裏，躲的目的却是避空襲，他們的保護自身安全的武器可不再是石棒，而是戴在頭上的防毒面具了。這兩對夫妻表現着一般無二的躲避神情，除了蔽體工具彼此相異以外，所不同的便只有所用的武器，和畫面上所沒有明寫出來的躲避的對象而已。這幅漫畫的題目便是「文明和野蠻」。我們可以從它想見野蠻人所躲避的是虎豹，文明人所躲避的是飛機，對象雖然不同，而其為躲避則古今如一。我們或許可以仰仗着文化的進展而免去了虎狼的威脅，但從我們人類的文明智識所產生出來的人造物所加於我們自身的威脅力量，也許還要比虎狼厲害得多。從這方面看來，我們的所謂現代文明又在何處呢？

英國當代哲人羅素氏曾把人類的欲望分為兩種：其一是佔有欲，其二是創造欲。他以為人類文明的演進就全靠一部份人之充分發展其創造欲，而抑制其佔有欲。這和我們的傳統哲學裏所講的「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諸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而不必為己」，以及「為而不有，長而不宰」的理論完全相符。我們很可以認它為人類進化的正確途徑。那麼，今日那種以掀起人類互相掠奪的鬥爭為主旨的理論和行動，也就不問而知是驅使人類復反於野蠻階段的邪說暴行，其為大悖人道，應與那些利用現代科學去殘民以逞之徒同科，從我們的尙博愛，重禮讓的傳統學說看來，更應當「辦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五月廿五日）

福萊斯托爾之死

莊克

美國第一任國防部長福萊斯托爾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果東後，一躍而成爲美國第一流的政界要人。前此不久，他因爲健康不佳，辭職休養。不料在他的神經衰弱病將近康復之際，突然以跳樓自殺聞。這不止是美國軍政界的一大損失，同時對於今日正在全世界進行着的反共鬥爭，也是一件重大的不幸事變。因爲福氏正是目前世界上的反共陣線中的少數最熟諳共產國際的赤化世界的陰謀與戰略，而耗費了長期間的精力去制定防共軍事的方案的民主集團領袖之一，大多數的美國人民正以熱烈的情緒期望他去負起美國反共戰爭的實際責任，甚至號稱他爲美國公民今後命運的模造者。在目前國際風雲日見緊張的時候，反共陣地營中突然失去這樣的一個有力的指導者，當然不能不算是一件影響重大的事情。

福氏所患的是神經衰弱病，據傳他在入院醫治以後，曾經屢次表示過精神錯亂的徵象，如聽見失火警號便跳下床來，大呼「紅軍開到」之類，頗足顯示他的神經已經有了某種程度的變態。但他過去一生的歷史又很可證明他原是一個精明強幹的實行者，同時還是一個思想縝密的計劃家。當他在華爾街擔任銀行職務之時，曾經在一年中獲得六十八萬元的贏利，從此可以看到他經營業務的長才。而自從轉入政界之後，他在海軍部長的任上，亦曾表現過很超越方才幹，爲故羅斯福總統所特別推重；尤其在就任美政府第一任國防部長以來，所有美國陸、海、空三方的名高望重的宿將，都以合作無間的精神接受他的領導，而共同致力於美國今

國防方案之制定，從這些事實看來，誰也不會疑心到福氏的神經會有什麼特殊的病徵。然而他不竟幸而於貢獻其全部精力國家之後，突然有此出人意表的結果。我們從他的自殺所能約略窺見的，便是福氏以美國最高軍事負責人的地位，而代表着全體美國人對蘇聯的侵略政策所感到的精神上壓迫，近年來正在有增無已，其結果竟使他在自己的意識中造成一個可怕的幻覺，終於犧牲了他的生命。以一個對於蘇聯的內幕真情知之最稔的人，竟然會自行感到這樣嚴酷的精神壓迫，我們能說他所感到的果真只是一個幻覺而已嗎？（五月廿七日）

人與事

莊炎

昨天談及美國第一任國防部長福萊斯托爾之死，因而引起我另一種的感想，順便談一談人生在世應該如何去應付事情的問題。

福氏之死因是神經錯亂，這是大家都已經明白知道的。本來像他這樣的一個意志堅強，才能超卓的人，照理是不應當有這種病症的，而事實竟然如此，可見她所感受到的精神壓迫，是如何的強烈深刻。我們從美政府當局所稱美他的話，可以窺見他的為人處世，一定是異常忠於厥職，平時對一切事務，都以十二分認真的心情，十二分謹慎的態度去處理它，結果便造成杜魯門總統所極口推崇他的「對國家所貢獻的異常勞績」。這是他個人在公務上所表現的特殊成就。但從他自身的私人方面講，他便不免很吃了這種認真態度的大虧。由於平日太過忠於所任的職務，所有由他經手部署過或由他計劃過，考慮過的事情，都不免在他的意識裏

烙下深刻而鮮明的印像，歷時既久，這些印像本來已經愈積愈多。同時他對於其中的關係較為重大的事情，又因為勇於負責而不斷地自己提出來反覆研討的檢驗與思考，結果自然會越加增重腦筋裏所保留的鮮明印像感動力。這種處事態度，實際上等於自己不斷地拿經手的事情來斷伐自己的精神，摧殘自己的精經系統，到了自己的意志力負荷太多，以不勝重累而陷於一瀟不振的時候，便很容易發生神經上的變態，而變成沒有充份力量去約束他們自身。像福氏的一生，便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他就爲了太過忠於職務，和處理事情太過認真而犧牲了他自己的生命。

檀道濟在極端嚴重的時候，依然能够酣眠如故；謝安和周顛去見王敦，明知道帳後埋伏着全副武裝的甲士，在周顛汗流浹背的當兒，他依然談笑自如；這都是不因當前的「事」而影響到平素的「人」的很好的例子，可惜福羅斯托爾的修養還未能達到這個爐火純青的地歲。然而像福氏那樣的勇於負責，忠於所司的公務員，在我們今日的政治界中，恐怕也不大容易找到了。（五月廿八日）

女人的配給

陋 素

近日南方民衆所最關心的事情，莫過於從匪區傳出的配給女人的消息，大家都很熱心地聽着這種傳說的真確性。有些替共匪解說的人，認爲這種離奇的辦法未免和中國的傳統民族性衝突得太厲害了，匪區的執政者究竟也是中國人，大概總不會做出這種荒謬絕倫的事來。然而這事情不但屢見於報章，而且社會上不斷地流行着從匪區逃出的人所帶來的親見親聞的消息，其中還有確曾身受過這種「德政」的惠澤的人，似乎這絕不會是響壁虛構的。於是另有人提出一種折衷的解釋，以爲事情大致是有的，但不是普遍施行於民間，只有對某一種他們認爲有應予懲戒的必要的人，如土豪劣紳之類，纔會採用它。

其實對於共匪的一切行動和措施，我們是不能用尋常的人情道理去推測的。因爲他們原來就是些根本不知理性爲何物的妄人；在他們的眼中，一切傳統的道理都被認爲「封建思想」，一切平常人的理性都被目爲「封建社會的遺毒」，都在應該澈底排除之列。他們就以這個口實去作威作福，爲所欲爲，以炫耀其獨裁專制的淫威。近來傳遍華南各地的這種配給女人的新聞，也可從這裏得到明白的解釋。他們是要以此來根本洗清中國人民意識裏的家庭觀念，以免被這種「陳舊的思想」阻礙着他們將來替蘇聯去打天下的根本政策之實施。同時共產黨人對於男女問題又是看得極其稀鬆的？蘇聯革命初期所流行的「一杯水主義」不是曾經驚動過

整個世界麼？他們對於人類的性慾要求看得像口渴時需要喝一杯水那樣地隨便，因此，對於男女結合婚姻制度，一向主張打破一切傳統禮教的限制。由這種主張和見解產生出來的破壞家庭手段，當然很容易演成拿女人去胡亂配給男人的怪現象，使被配合的男女之間，不會生出真摯的情誼來。所以我個人對於這種匪區傳出的消息，一向認為共匪統治下應有的現象，絲毫無足驚奇。

至於像這樣的以女人為貨物的辦法，是否合於他們平日所高唱的「解放」「民主」「自由」的原則，那當然不是向來慣用欺騙手腕的共匪們所稍加顧慮的了。（五月廿九日）

前進和落伍

懋存

世界是變動的，所以我們的「易經」以「變易」為宇宙間的基本原則；人類是進化的，所以達爾文能够以他一生辛勤搜集的證據來證明他的「進化論」。照這樣說來，後起的東西當然不會與以前的東西一模一樣，今之人一定大異於古之人，而未來的人也自然不似今日的人。

然而這個原則只說明了「變」，一切都在變，至於變好或變壞，在變化之中，是變得向前還是變得退後，却並不包涵在內。因此，有人認為「進化論」這個譯名有點惹人誤會，不如改為「演化論」，因為一用「進」字，便有前進和向上的意思，與達爾文所用的原名不免有多少出入。由此看來，今人儘管大異於古人，

我們却不便武斷地便說今人是比古人前進了多少，或高明了多少；換言之，後起的事物不一定要比舊有的好，因為好壞的標準，根本就很不容易用純粹客觀的眼光去決定它。

近年許多患了左傾幼稚病的青年，最喜歡罵人家「思想落伍」，意思是說他們跟不上時代，落在了時代思想的後面。這種評判其實是根本錯誤的；這些人的病根所在，是深深地受了共產黨人的催眠，被他們用「前進份子」的頭銜來麻醉了他們的思想，自己被封為「前進份子」之後，那麼，所有意見和自己不一樣的人，便一定都可以歸入「思想落伍者」之列無疑了。

試問共產主義——說得準確一點，是「馬克斯派的共產主義」——經過蘇聯欽定為天經地義之後，便算是最前進的思想麼？十五六年前，國立北京大學的德文系主任楊丙辰先生曾經替德國的納粹主義大做宣傳，說蘇聯的共產主義已經落伍了，代之而起，奪取了二十世紀時代思潮的代表地位的應該是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所以想做時髦學者的人都應該起來研究這一派的新主義。楊先生的主張能否成立，不是我們這裏所要批評，我祇想借比例來指出共產主義者之自封為最前進的思想，實際上是毫無根據的，因此，他們所罵為落伍份子的，也不一定就果真落伍。（五月三十日）

中國的狄托

莊炎

近來報紙上常常發現「中國狄托」的名辭，大都見於外國政論家推測中國前途會不會產生如狄托一類的共產領袖的評論中，大家都知道：狄托是由克里姆林宮一手扶植起來的鐵幕衛星國領袖之一，其所以驟得大名，一躍而成歐洲政治舞台的要角，全由他在羽毛豐滿之後，便突然高揭民族主義的旗號，不復奉行鐵幕牛耳的正軌。一般評論家都公認他爲以「盡忠祖國」之矛刺破蘇聯所倡導的「世界革命」之盾的第一人，而在共產黨人的眼中，他便是一個大逆不道的背叛主義者，因此，所有世界上的紅色政府都曾奉命對他鳴鼓而攻，連我們的中共匪黨也不能置身事外。從此便可知外人所期望於今日的中國共產黨的，絕不是一件頗有希望的事情。

然而在過去的中國共黨中，却曾經有過如狄托一流的人，而且還有過兩個之多，那便是二十年前焯赫一時，到後來却先後被李立三，毛澤東等開除黨籍的陳獨秀和瞿秋白，現在都化爲異物了。這兩位中國共產黨的開路先鋒，都是曾經深深受過中國傳統文化的陶融薰染的學者，同時也都懷抱着滿腦的救民救世的熱誠；他們之所以投身於共產主義的旗幟下，完全是由於一時的認識不清，誤信由蘇聯所發縱指使的「第三國際」爲一個眞志在起衰救弊，濟弱鋤強，實現大同政治的機構，恰好適應於他們半世追求的理想目標。等到和

莫斯科的野心政客交與相當時期之後，纔了然洞見他們所實行發賣的「狗肉」，與他們所掛出的「羊頭」招牌絕不相符，祇要你是一個懷有愛國熱情的人，便無法長期忍受他們的辣手支配。於是在內心矛盾的壓迫下，自然會演出不能繼續俯首聽命的行爲，而開除黨籍，便成爲必然的結果。瞿秋白於臨死之前，曾表示深刻的悔恨，痛恨他自己當初不應該走上這條與他性情絕不適合的歧途，這是他最後的覺悟，只可惜爲時已晚了。

至於今日的毛李之流，久受克里姆林宮的豢養，祇知道先意承志去奉行幕後主人的命令，因此曾經被一位外國記者譏笑他們爲「比俄國人還要俄國化些」——像這樣的人，要希望他會變成狄托，那真是「對夏蟲而語冰」呵。（五月三十一日）

日
知
餘
錄

0

1933

174